

李

中

麓

閣

居

集

十冊



傳

李中麓間厓集卷十



李中麓閒居集文之十

崑崙張詩人傳



章丘李開先著



北平張子言八歲入小學其童子師名之曰詩
字之曰子言長果以詩名天下師或有先見抑
偶合歟不可知也山無踰於崑崙者以之為號
亦志大言大之一端也初學舉業於呂涇野繼
學詩文於何大復舉業既精諸相知咸以大魁
元期之順天將大比先小試諸生令各負卓犖

以進子言獨使其家童代負不許遂拂衣而去
且嘆曰即使詩連中上甲為清要職亦不能也
同時華容孫世其以進士而為提學副使有盛
名或有論子言者當時如少貶以從科目固不
逮世其耶然子言過於自許略不謂已有所少
也所作初猶未成其氣岸直欲吞曹劉掩顏謝
駕班馬銜官屈宋廝隸褒雄與翰林江潭爰馬
西玄林懋易廖洞野諸豪俊交遊商訂文物倡
和詩篇重其人於都下而馳其聲於四方將謁

呂師於解州乃歷房山渡溥洳綠中條陟太行
廣覽黃河素汾九稷契伊傳之跡唐虞夏商之
墟莫不入之心曾而寄之吟弄雖壯懷激烈而
雅頌雍容遍遊洛川伊闕而後返既而呂官南
都則又由金焦吊采石泛石湖訪椒丘獨上雨
花之臺遍覽西湖之勝而深探禹穴之竒呼吸
萬里變化百靈洪濤滉漾於目前丹霞縹緲於
足下自謂與世無二而新製傑出可與江山爭
雄乃呈其稿於呂師而廻其轅於大梁梁故漢

孝王之封疆而吹臺巍巍獨壯又有文人之宗
李崆峒在焉凡數十日歌詠酬贈頗多崆峒稱
其為燕山豪士夜宴瓶芝忽爾自墮以為杵行
觴焉亦一竒怪事也與崆峒各作芝杵行俱有
李壯風骨前此曾送王夢澤還鄉因策杖荆山
拿舟洞庭至汝南視其何師之疾相守七日師
卒乃旋京師所居不過一畝之宮擇隙地種竹
每遇風雪飄蕭時一披襟流盼此君箇箇生面
相對欣然命酌醺然就醉外物曾不足以塵其

慮且不復知有人世富貴豪華事舊友堂中雖
云星散新知門下爛其雲盈有英發之言談兼
玄雅之風致富武庫之森列濫文筆之縱橫腰
懸白玉之環而手擲金聲之賦驚絕之資倜儻
之節雖居鬧市頗濃山水之情每興到獨跨一
蹇驢信其所之雖中途遇風雨受饑寒不少改
悔杭守李士行稱其不狂不屈不惰不驕春風
不足以融其情醇醪不足以味其况其尤長者
退然若愚未嘗聞其雌黃一人之闕失或壯其

揮金如糞土視齊奴猶几上鼠斯特少年俠客
之雄豈足知其日後所造哉有擬之以太白孫
山人者是皆豪蕩之才崎嶇之氣悲忿之音而
子言則更覺追古有言何必拘拘於古者予應
以物不古不靈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詩不
古不成子言亦云太白獨歎於百會日曾行酒
令各誦樓字韻舊詩太白多宗元人作子言首
首駁迴因之各懷不平太白自誇其青崖貼天
日下照芝草斑兩句真曹氏父子也子言笑之

曰尖新淺近曹氏父子便不如此作贈之詩有
張子自高格入山從我遊之語子言怒曰吾豈
汝門弟子耶從此絕交有勸其出仕者則云吾
亦有應世之才惜當時錯過然財散而今貧既
不能買官又不能求人此心終不能忘張儀懷
僕妾之食而為客卿范雎蒙廁中之恥而作秦
相甯戚庸而師周威主父賤而窺五鼎奪釜鬲
於塗而卒握相印者蔡澤也無負郭之田而佩
六國之印者蘇季子也古之人亦人耳吾惟歎

時而已所著罵鬼詰髮笑琳七子等文雄奇變
怪覽者不敢以今人待之其上上官求書書亦
復駭觀其大約言成帝時楊雄從上借書上壯
志其盡發石渠之藏雄乃竟無端涯之辭而冒
天下之道文章都詭不羈萬世稱善吾今不向
上公求之無以恢其曼衍瑰瑋之胃次而肆為
森嚴戈甲之文辭若遣一力士送書五車否則
賓之堂下就鄴架而讀之得覩絕目之語廣隘
心之竅談天地之符而搜鬼神之秘是亦古今

奇矣子言生有異骨七八歲時有教其父母
者此兒非爾家所能畜因歸諸張氏張氏者衡
州府同知號東窓者也子言父衡州二十年而
衡州歿又十年不知其為李氏出也有告之者
殊不之信也已而知其實然推胃頓足若不欲
生尋訪李氏得其二兄弟遂因二兄弟哭諸其
父母之墓痛卧荆榛不能興既歸決意復姓謀
之厚友友乃勸之曰衡州如在而或有後李氏
垂絕吾不敢過汝今李氏兄弟二人先父母且

有孫矣張氏無尺寸之孤汝又年近四十必欲
割張以益李則衡州之所以業汝訓汝者謂何
而可如此乎於是子言收淚含悽遲疑三年而
後決故今仍為張氏云字書放狂却有筆力搏
驚蛇草上之風而掛黑龍天外之雨若得其一
幅揭之壁間可以驚人亦可驅鬼形體敦厚方
面而多鬚見者不以為權門公子則以為帥閫
武夫而其中之所存則固與人異也配郭氏生
二女長適興濟中書伯堅之子監生孫興次適

寶坻秀才朱雲鶴子一名繼留館李芝山兄弟
時買妾曲沃所生者也迄今養於李門子言生
成化丁未卒嘉靖乙未十二月十日少二十日
不五十也予與子言交遊六七年頗稱知己集
已刻傳其行事恐久而湮沒世徒慕其名而不
得其實乃撰此附諸其集之後子言文非不高
世獨尚其詩因題其傳曰崑崙張詩人云

蒲汀李尚書傳

國初抵今山東 賜進士及第者總七人韓克

忠馬愉以狀元王恕閻盛以第二名張天瑞王
勅李廷相以第三名獨李官至八座惜者猶以
為未登三台以其所施未盡所養也公自號蒲
汀友字之曰夢弼父命其名曰廷相姓李氏乃
文定公之裔也為山東濮州人高祖義洪武中
以人材被徵將授官力辭之因充錦衣校尉遂
寓京師曾祖俊祖賢俱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
父瓚曾取中進士第三名因讓會元陳瀾移置
二甲而公乃補之亦天道也父歷任戶部尚書

未尚書之前家人夢有報者戶部正堂爺做後
小相公當繼之後果如夢非偶也母一品夫人
趙氏以成化辛丑五月二十日生公穎異秀
拔其天性也該博貫通則其學力爾初遊順天
府庠歲試屢魁多士高而且眾者京師也雖縉
紳之久者問之猶不知其名公以少年書生而
赫然負重望所以後日成就有如此云年二十
一舉弘治辛酉鄉試第六次年授翰林院編脩
簡入內書堂教書正德初逆豎劉瑾盜弄威權

媚嫉名士在翰林者多調六曹公為兵部武選
主事陞武庫員外職方郎中時邊務方殷警報
踵至題覆章疏月無虛日公從容酌應悉中機
且瑾嘗先示風旨欲用一將官公以輿論弗協
持之甚力瑾怒將中以危法畧不之顧偵其小
過亦無可乘旁觀者為之寒心幸而保全三年
給由大冢宰楊邃菴考上許以任重致遠瑾敗
仍復原職陞右春坊右中允兼修撰積六年始
陞侍講學士今有不數年即為講讀者公嘗言

久任乃官人之法吾在史館十八年始得展書
近來寢失古意矣公雖文墨是司日惟講求世
務刑名錢穀皆所不遺五典文衡作文既多得
士亦盛乙丑辛未甲戌同考會試而丙子庚辰
則主考鄉會兩試也嘉靖乙酉陞南京吏部右
侍郎戊子引病辛卯詔起之壬辰值父母連
喪服闋改兵部右侍郎知武舉未幾陞本部左
改禮部亦左充經筵日講官丁酉陞戶部尚
書總督倉場兼提督西苑農事人止知公以老

侍從長於文學而不知尤長於政理倉務百凡
有條而一無所失吏畏之官服之雖王漁蒲梁
儉菴亦不能過之也奉舉漕運倉場利幣八事
多見之行戊戌以廷推專總部事兼翰林院學
士經營國計籌運邊儲殫心畢力守法奉公權
貴靖託拒不得行己又加太子賓客乃以微
疾乞休臺諫交薦奉旨起用將處以南禮部
聖心眷注以為補南是外之也將大用之而公
不待矣訃聞上俯念顯功旁采群議特贈太

子太保謚文敏恩禮荐加可謂有始有卒生榮
死哀者矣其為講官方將進講也武宗乃退
而遊於西苑次日五鼓始御經筵眾以其久候
心畏而力倦或不逮徃日及開講聲音洪亮理
致詳明上倚聽大喜即欲傳勅取入內閣辦
事都督朱寧朱安等各賀禮及門公以講書
乃職分之事雖頗稱旨非他有積勞豈可以
常事而當盛寵因數言而取相位耶辭之甚懇
而允之甚難不得已而從權借左右貂璫之力

始得 俞音乃後門人如張羅峯翟石門嚴介
漢而夏桂洲則又門人之門人也皆為內閣大
臣而公竟不與焉所親有尤之者曰恒言謂百
年到手是功名當時如不固辭雖如五日京兆
亦可也此豈士君子持身之道公之確守緩待
為是也間居五年雖云淡世味而薄宦情然却
厚人倫而濃野興所處固在市城之中所志則
出樊籠之外誦讀不離碧山樓飲讌常臨紫藤
棚與松風洞積書最富且多古刻百行克備尤

是是侶
字

長則在汲引後生著述半是館閣應製及輦轂
交遊之作不久即有鏤本以廣其傳生年六十
四配侶氏尚書鐘之女繼夏氏劉氏長男重恩
次孝元乙巳閏正月二十一日乃其葬期崇文
門東二十餘里樓子村則其葬地也予之未生
也公已舉進士予之始仕也公已為亞卿初則
以同姓同鄉繼則以同朝同志不以年長官尊
自處惟以功崇業廣是期所以推愛延譽者不
能殫述予官罷將歸贈以貴重器物作思念後

寄新刻書冊博見聞自公歿京中士夫無一相通問者矣傳者之作雖若出私厚而實合公論也

雪簑道人傳

雪簑者乃一狂妄簡傲入謂之道人則非也心實無他而惡之者則以為有意見人長揖不拜即據上坐雖王公長老亦不之讓士人以其喜施舍疑為貴驕公子善染翰疑為中書舍人知音律能蹴踘疑為飄風子弟問其家世則秘不以告而疑者轉深譏者益衆予與之交厚獨得

其實為之傳其大畧予以釋疑解嘲云雪簑姓蘇名洲無字號雪簑道人每大書及詩詞後作冒雪披簑手押竒古駭觀原河南杞縣人徙居唐縣伯父名百當以賣酒為業雪簑年方十一二隨之度日肆中偶有一人醉卧而斃告於所司上下使用遂困窮逃散雪簑亦落落無所依恃其穎性學一事則精一事而字書彈琴蹴踘歌唱皆可居海內第一流作半筆片紙小畫亦差可人意後極口談內外事津津涎唾俱出自

負有獨得處是亦狂妄之一端但見人或病或
貧者即施藥出財以救濟之嘗被人連累監禁
七八月得釋則拱手別去不出一怨言人有悔
慢之者亦不校也所作多生硬竒怪或雜里中
常談或出方外異語以其入小學讀書止數月
即棄而雲遊足跡且半天下高潔不染塵埃踈
放難拘禮法善搭配古董和製藥材戲譚調笑
有足動人者人多餽之美衣服及錢物旋即散
之朝不復為暮計况暖預為寒憂耶醉後高歌
起舞更有風韻只是玩世不恭人難親近耳古
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諺謂有一長則有一長
之毛病雪蓑有四長宜其病多徃徃得罪於人
也予嘗斷之曰雖涉狂妄簡傲終是異人也較
之喪心夾腦者則大有間矣年今七十又四久
不東遊未知無恙否傳之作意欲存其人不但
釋疑解嘲而已

替者劉九傳

劉九乃濟寧都御史澤之遠族自謂是其第九

子其藝能足以名世不必假此可也名守號脩
亭歌彈乃瞽者常事劉九於二事有出乎瞽者
之外矣博雅記誦有目者或不能及市語方言不
惟騰之口說而且效其聲音卜筮符呪醫藥
方術天文地理內養外丹悉通大略非無目
者所能行也徒以起人敬聽而已擊鼓黏滑攢
斷雙槌顛倒撇弄不失一版善以首着地豎立
歌長套詞兩手兩足代版亦不失一雖久鬱積
憂者遇之歡笑速於解鬱之藥而遠過忘憂之

草也惟是未醉使氣既醉使酒初見人親之久
則人畏之耳嘗在高唐禱雨有驗州守致禮酌
謝以口語得罪避之而東予素不延接瞽者而
一二友人尤甚焉以為與其聽善瞽歌謔不如
受醜婦怒罵兩次相訪友人不一薦門者不一
通乃使一小童傳言願一相見有可采則少留
否則長往不苦求也因棊士吳橘隱在座托之
試其何如吳謂拒之則失人遂館之城中間第
及城外小園自恨得之晚惟恐去之速也魯於

酒後口出大言吾世習先天之學腹羅列宿之
圖三教九流百工衆技無一不通有目者惟讓
山東李中麓無目者惟讓在京徐惟霖耳予實
無他長霖乃淮之子而維楫之弟果是該博無
雙者也予嘗以劉九雪簑並論之劉九則恋恋
不舍油油與偕一言之合親如膠漆一事之差
勢如水炭雪簑則麾之不去招之不來釜中注
水燎爨三朝不起魚浸冷灰中却欲爆豆然皆
不同於人且有益於人者也劉九忽一日思其

故鄉涕泣別去約以不數月復來既而杳無音
耗詢之濟寧人云以好飲致疾卒於周百戶村
未別之前夜被鬼撲大呼求救無應之者同寢
二人一水瀉無休不離於廁一山行初至潛往
其家遂握手訣誦真言坐以待旦即相告曰自
丙戌吾生俱行好運近交運不如前而月令流
年俱不吉死期逼矣况夜復為鬼侮弄非陰盛
陽微之兆耶圖歸之急惟恐客死他鄉耳當時
猶以為命難盡信鬼不足憂或心生疑懼或酒

後沉迷若有物然者觀其不永真有命有鬼矣
死後傳聞隣有張三者與劉九同見閻君檢查
生死善惡簿應復他生人世且各問其所欲劉
九曰願得二明目仍注河邊張三云只願無目
在深山中究其所以劉云痛恨有司貪財傲物
今添四季考察河邊淨洗吾目試觀終得無事
否張云世俗偷薄人情翻覆無目兼且深山以
不見為淨免受業障苦惱也世之人將為劉九
乎將為張三乎二者無一可者也

老黃渾張二惡傳

傳乃文中一體善惡皆備可也諸作者多溢美
入善而惡則未之及向見陳後岡以高蘇門意
作老黃傳今刻集不載亦不能記其全文且其
事舊曾聞之田深甫及左舜齊因想像為傳以
示戒并及渾張其制行不相上下人言天下事
未嘗無對因此益信其然矣老黃者大梁人也
名彬字寧質自幼術竒喜事善為記濫迂詭之
術以鄉舉久不第進士選為工部司務國朝

律令官吏挾妓者罷而不叙彬為司務日夜擁
群妓絲竹酣歌吏部得其實而罷其官是時年
已老矣峯肩隱脰鬢髮垂白郡人無大小競呼
老黃彬亦自謂老黃之稱甚善落魄家居無所
事之徃從書肆購得兵書數十冊晝從里中兒
遊夜歸讀其書時時揣摩空齋燈下張兩拳作
搏格之狀以為盡得孫吳兵法矣值歲凶盜起
開封太守檄屬邑能捕盜者老黃則至府請見
曰盜乃狗鼠易治檄下三日無應者可謂郡中

無人也彬雖老矣尚堪一行太守下堂執其手
而壯其志曰幸有先生足矣立授之甲士千人
辭行十餘里則與諸甲士約曰吾老而太守固
強之帥諸君捕盜君等皆願生而盜輕死倘卒
遇之將如之何獨不聞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乎
已而一卒傳盜至軍中潰亂老黃棄去盜甲望
風先走匿鄱陵城下城中驚傳盜至急閉門設
備聞有人聲嗚嗚俯察之知是領兵老黃也相
與乘埤投營懸兩素急縋上之老黃股戰不能

就兩守門者搗入之乃收泣呼城上人速曳我
我為若等辛苦以至於此城上人怒而悔之故
縋之半城而止老黃自度業已脫兵戈而登城
且半營中勦然熟睡衆聞鼾睡聲誤疑氣促將
死矣亟引上呼老黃老黃笑曰吾乃生人非垂
死者也太守雖不之罪而追悔無及矣黃河水
溢一晝夜流注汴城湮沒居民廬舍以萬數老
黃仍求見前太守陳說治水無難夫水滿城內
外平不可決獨可呷之而已世之呷酒者治銅

錫器如蛇形虛中曲身以其端入甌中一人從
外呷之酒自流出城壑雖大一甌之推也百千
萬人一人之積也誠使鍛銅鑄若剗木隆身虛
腹曲中兩垂以其中貫堞而兩端垂城內百千
萬人以口從外呷之城水可立盡矣引說百
端太守時聽時睡俟其說罷太守謝曰幸且歸
休吾終不能如先生言治水已而水落不為災
老黃大怨恨謂水勢幸自殺不用吾良策否則
非吾策莫救也里中少年多戲弄之者圖其貌

於壁上偈俸衰醜老黃過而問之此果為誰少年應曰乃昔者捕盜今又呬水者老黃拂然曰疑其為我果然是我矣捃擊里中兒有至什者見者靡不大噱是時兩河之間士夫多有騁詩賦獵聲名如李崆峒向大復輩並年纔三四十老黃已七十餘矣列在父行顧乃始學為詩棄古而專力律及絕句期以為人所稱賞而輕賤之者日有加焉乃出錢穀貿易綺縠錦箋以其詩債入雜書真草八分博饋臨郡邑郡邑竟無

正目視之者則又甚悔恨遂行東脩業崆峒門下為弟子崆峒有時坐堂上老黃與諸後生逡巡立階下次第呈詩課崆峒首肯老黃喜不自勝或以為未善老黃手把白髯汗雨出退去夫詩乃通於事變發乎性情而本諸才學老黃非是三者只欲以之要譽顧又眈人與否為嗔喜其可笑比捃里兒有甚焉者矣前此每以微文彈刺鄉黨黨脅持人短長鄉畏且惡之常使君之行縣也縣令逆境上使君甫出境而縣令死

比其返也老黃求見甚力方入坐即厲聲云盛
聞使君威嚴不可近夫物忌大甚昨某縣令奔
趨死矣使君拂衣出坐廳事叱左右取老黃來
老黃時尚不知起晚壁後兩隸亟掖出夾踞堂
下使君怒且罵曰吾降禮延君只為士夫體面
而何無狀如此當即受吾刑老黃叩頭流血哀
鳴求免使君暫出廳登廁隸乃洩其機曰常爺
念係京官實不欲刑君特假此恐君耳及復出
聲言先須加拶老黃急舒兩手將答之老黃

衣露臀既又曰不如用夾杠老黃乃脫去靴襪
赤其脚使君曰恁般無耻遣隸捧出之出而大
喜曰常使君真父母幸赦我死也縉紳聞之無
不咎使君而輕老黃者矣然在堂處猶囑託公
事無厭一日詣固安王大夫大夫先勅門下母
內客老黃強門者通之大夫恚曰吾有子出痘
勢甚急暫毋內客而子執款求見何也老黃向
前深揖曰彬固聞賢郎痘病來也大凡痘毒款
發不發則黑陷不踰一二日夭矣非老人齒不

可藥大夫作色曰是安所得老人齒乎老黃趨
出食頃封函一齒使人跪進之大夫起函見題
其上曰謹奉先人齒一枚應用大夫擲其齒大
詈曰嗟老畜何物乃爾非法先人齒乃敢欺人
如此縱是先人齒亦齟辱不孝甚矣吾寧死兒
不受此齒命健卒撞而逐之公入密告大夫曰
見其門齒缺一此必自為之數年前人已呼為
老黃真老人齒可濟急也大夫命人復請入見
其口血淋漓憐而問之有何事見教雖殺人應
抵命吾亦允之聞者為之語曰獻齒遭撞嗟老
黃得通關節亦堪傷幸老死牖下如盜跖可怪也
濟陽人張暄諱名為渾張碌砢無稜者俗謂之
渾以其作事糊塗兼形蠢且短因以是名之其
事跡婦人女子無不能言之者今惟據所見聞
大畧而已暄以嘉靖辛卯徽倖中舉後即浪遊
四方終歲家居者不數十日書舍禪房歌樓酒
肆以及大小衙門無不遊歷需索者亦無不賤
惡迴避之者予邑人張師呂與之同事成均愛

其段靴精緻結言借赴一席即遂還數日後往
取數次堅不肯與偶遇諸長安街索之應曰鄉
兄靴小似吾靴鄉兄足大似吾足因其不能容
吾兩人足鬻之矣領其妻小在真定大路遇會
試舉人過則跪伏地上垂涕為乞丐聲態吾乃
濟陽舉人張暄亦欲赴試不幸遇盜願少捐銀
錢以濟窮途雖薄有所得旋即花費人頗訝之
以為舉行非求乞之人真定非赴試之路必是
市井無賴假托名目者其知者為之謹曰京師

賣履真定尋錢隨得隨失堪笑堪憐袁湖峯軒
冕知河間府暄自京還鄉遇其治婚姻事止有
男家求女更無女家求男者乃百計諂媚以女
翻求為之親袁勉強應之一任數月遣而後行
臨行請肩輿壯觀袁有一輿乃江南良工所造
輕穩堅麗但是風雨遠行愛之而不忍棄念章
濟西縣不過一水之隔付之寄至其家將抵濟
城借一利斧輿之細巧花板榻斫斷三面以麻
繩揭之立柱上坐於其中急瞪二目如銅鈴招

搖市而過之以見其富貴得志云至處求為館
賓自誇其文學之高而取功名之易萊蕪縣有
劉志儒楊永翠兩老童生久試不能進學見其
雖在街市亦携書朗誦以為真能手不釋卷者
因立文約每年禮物若干是外更邀數人同拜
以為師在縣賃一居前授徒而後置妻妾未踰
年約外多索不副其意遂云豈能逃吾陷穽將
二妾與二門人同鎖一室告縣難為處斷久之
暄忽猛省曰告縱得理吾先虧指多矣其刁詞

不過欺騙師母指勒學價而已既不得逞則又
投告上司竟無問之者又在萊境設教門生舉家
不勝禁害思出一計為散場乃遣一僕馳一騎偽
為一書稱說顏神鎮地方名山東口一富族有
數子弟欲得名師長特地奉請其家假為留意
暄忻然欲往遂同僕馬早發山路崎嶇行至日
西始望見一大莊院尚有四五里僕云此間是
已待吾先乘騎報知來迎僕去立守至晚無音
耗乃入村遍問更無書上人姓名方悟為其所

賣乞食乃其常態即以其情告之居人得一餐
假一宿憤之徒步復迴兩足盡踏破告之上司
前此不問今佯若不聞矣凡有公宴私會不論
主人生熟便撞入醉飽方歸將歸又攜帶可食
用物品入以是防閑渾張有如豺狼萊尹曹東
山忠將宴客先分付門吏勿放聽入暄着衣冠
徘徊門外曹不得已屈意延之入席吏及門皂
惡之酒食雜以穢物及散而相揖暄以低首惡
逆吐數口曹遂連揖不已直待吐盡方別西方

乃其熟路自吾章而東數縣苦其纏繞獨有一
縣尹智人也詭言於衆云豈有讀書人無行一至
於此必是心疾舉發有一秘方可立取竒効用
薪艾如胡桃大前後心總灸百壯疾自脫去暄
聞之懼而疾走不敢再入縣界矣有犯姦淫婦
妄認為幼姑屢向商河潘尹德元處保領未遂
其私嘗一日三造予廬守門者不勝傳報見其
來不及閉大門以手急掩二門未上闌板乃自
其下鑿折焉蛇進焉他方聞之疑信相半因憶

在京日予之親隨吏人曾云廖洞野求見張羅
峯不納積雨之後墻多不完廖乃自行入司墻
隙潛入時已黃昏家人聲音有盜其識之者曰
廖學士也急報羅峯出而驚問何以為此舉廖
云不徑不實高柴所以為愚蓋羅峯每次去位
即黨夏桂洲復入相則又趨之所以忍而絕之
爾觀彼則知此矣曾與一二友人誹謗有司并
私詰鄉人不法事後乃宣露於有司及鄉人云
此某主謀某助力暄何與焉道長吳亞夫見桂

張被放遂劾其党人彭芝田澤有其奸如神其
行掃地之語無何桂張召還而彭官如故吳作
私書達情曰建白牌在敝道不得不言又唆使
者乃某人也執事其道大不容才高見忌耶有
善戲者畫一戴幘頭士夫像貼於其門題曰學
士彭公之贊其奸如神其行掃地道大不容才
高見忌觀彼則又知此矣癸卯秋武定兵備以
事至省暄即投謁守卒弗許推扯偶碎其衣暄
突入稱寃止此一衣壞於守卒願討衣蔽體兵

備遂以所著素衣授之因見其支應廩給未收
自嘆絕糧三日兵備即許米數升乃以衣幅包
裹將下堂階顧見其生鷲又請鷲一隻解嚙兵
備知其無耻戲之二鷲併與焉一手握米一手
持鷲按一隻則走一隻大雨中如跌交然已而
衣巾盡濕一隸從旁解腰間布束帶雙繫之背
負而出兵備嘆曰傳說有渾張舉人得非此子
耶左右對曰然或有教之者曰與其執銀碗討
飯何不選得一官有俸祿柴薪足養家口兼得

榮身暄曰名節久壞仕途上誰復容吾如蔣承
恩鄉試中第二名會試名在第七非有甚喪行
敗德者官猶不昌倘不能舉進士情願以舉人
終此生有饋送囚飯者掩其不見而懷其半一
日饑而求餽飽於食店坐案者其人應以若能
露膝跪於通衢惟其所欲遂如言洋洋食二枚
整衣而起曾無慚色市人更有牢竊四餅跪食
二包之謔馬憲長汝彰素有風力初亦被其攪
擾以後嚴戒不容見面乃藏衣冠於懷袖中雜

投文告狀人衆至堂下出其衣對着之上見馬
公大怒將罪守門人守門人泣且訴曰以褻衣
小帽混入至此始知之彼名渾張不懲不止馬
遂釋守門而責暄暄自是絕跡臬司而他公門
則如履平地不知戒畢竟奔走客死他鄉人世
始除去一種汚臭物矣予嘗總二人之行事論
之黃則多為名張則多為利辱志屈身得不償
失安在其為名利乎古謂三世冷氣始生一極
不肖子孫釋家言前世有孽緣則其生糾纏劬

苦不自解脫彼二人者豈非有積冷夙孽乎不
然何其蒙譏被挫終身不改也雖然貪暴有司
其惡有甚於此者自有府司廉察撫按繩彈無
庸作傳然不勝作傳其漏網者猶之皆是民之
困死流離向有蘇息時耶聊因二傳寄茲一概
云

對山康脩撰傳

詩靡於六朝而陳子昂變其習文敝於八代而
韓退振^之振其衰 國初詩文猶質直渾厚至成

化弘治間而衰靡極矣自李西涯為相詩文取
絮爛者人材取軟滑者不惟詩文趨下而人材
亦隨之矣對山崛起而橫制之天下始知有秦
漢之古作而不屑於後世之恒言其於書也覽
而不誦若登春臺遊乎目而飲焉蓋悉其意而
遺其辭嘗曰經藉古人之魄也有魂焉吾得其
魂焉已矣譬諸飲善酒者流其醇不善者啜其
醜下則糟粕而已故上士嘗逸下士嘗勞夏聚
螢冬映雪日佔俸焉不足而繼之以夜何為也

誠虛吾襟焉求夫博之人而友之則博不專在
彼矣故其為學十日而七在外訪友閉門讀書
者率不三日也每被試挾冊者多笑之已而笑
者方咨咨構思君已投卷不知所之矣大凡著
述中煩而外疲弗為也惟靜而虛虛而意生焉
滔滔乎來也然後操觚而揮之雖衆咻不聞未
及乎匱也止焉蓋養其鋒而善用之耳又嘗謂
古人言以見志其性情狀貌求而可得此孔子
所以於師襄而得文王也要之自成一象若傍

入籬落拾人唾咳放顰學步性情狀貌洒然無
矣無乃類諸譯人矣乎君子不作鳳鳴而學言
如鸚鵡何其陋也一時興起斯文者同鄉則有
王淶陂李崆峒馬雞田呂涇野張伎陵異者更
有徐昌穀何大復王浚川邊華泉雖九子者皆
讓其雄也君姓康名海字德涵自號對山而濟
西山人沂東漁父則其別號也然人之稱之者惟
對山故對山之名溢海內以其行高見遠不
但詩古文精也先藉河南固始人今籍則陝西

武功縣高祖汝楫永樂初任工部侍郎歿贈尚
書曾祖爵太常寺少卿祖健通政司知事皆以
尚書蔭叙得官云父鏞博學擅文名仕止平陽
府知事兄阜以神童早卒世德之積大發於君
數歲與群兒嬉遊群兒推為師父見其開悟機
警也授之業退而嬉遊如故怒欲捶之課其業
無可捶乃已就傳於牛生初教以小學繼以大
學日有進益稍長語及牛傳未嘗不法然流涕
也年十八為縣庠生受毛詩惟求大義不尋章

摘句若板刻時文之為者而文未嘗不過人遽
菴楊提學得其卷大奇之許以必中狀元他人
雖不盡信而君實以之自負弘治戊午舉鄉試
第七壬戌舉進士第一 敬皇深喜得人而讀
卷官劉健等以為詞意高古閑於政理不惟三
百人不及自有制策以來鮮見其比天下驚傳
得真狀元矣其第二名孫清初猶不服至八月
領原卷登殿試錄一見嘆羨拜伏地下久而後
起釋褐授翰林院脩撰明年癸亥以母氏苦思

歸給假送還故里正德丙寅 毅皇即位復奉
其母入京師纂脩實錄會尊上 兩宮徽號推
恩封贈其父母丁卯充經筵講官戊辰同考會
試所取多知名士時登瑾擅權流毒縉紳怒韓
忠定及李崆峒曾疏其過矯旨逮繫將繫於獄
中崆峒扯衣襟啞指血密書告急於君曰非吾
友他弗能救君因與王漢陂計曰許友以死分
也奈老母向王言罷官已矣諒不及母君慨然
果如是吾何惜而棄二命遂入白於瑾初若不

可解徐徐言及此來非為二人瑾扣其故答
以韓雖不識事體又負正人之名李則文章
超絕可為鄉里之光倘若被戮則公之風望損
矣瑾意稍許可二人履虎尾而不啞一時正人
生氣直言敢諫者自是接踵不絕母太安人棄
養將西歸合葬平陽公墓舊時翰林之葬其親
者志狀碑傳必出館閣大臣手君乃自為之狀
而以二三知友各為之文名其刻為康長公世
行叙述或有勸止之者則應曰文在可傳不必
官爵之高貴者呂九川見而深訝之以為此去
官供狀也尚以其刻送人何也既而諸友多不
免君竟以飛語罷黜為民意謂瑾恨韓李切骨
康非有親於瑾何以能立脫其危一如漢陂之
所逆料者矣言者又以其過順德遇盜失財非
藉瑾勢有司何以督捕過嚴追給翻溢其數當
時附瑾者不一年由郎署府守即至正卿君為
脩撰八年不陟一階是果瑾黨耶黜報至武功
有來唁者則解之曰玉石俱焚自古有之瑾誅

天下之幸吾一人何足惜幸已。今上入繼大統，詔京職為民者予冠帶，有司有具冠帶送之者，則謝以原冠帶。乃教皇所賜被群小構害，褫去更復，向用其廢也。不止為友與夫以文為累，在官日論事無所迴護，有不如意則怒罵，不置又好面斥人過失。後雖屢有薦章當道者，明知其才棄而不用也。直木先伐，直躬恒蹶。古語不亦誠然乎？楊少司馬過其里，留飲而歡。君自起彈琵琶勸酒，楊言家兄在內閣，久欲起君，荷不以書自通。待吾到京，首言之。君乃盛怒，擲其琵琶，撻楊，走追而罵曰：「吾豈效王維假作伶人以琵琶討官做耶？是雖太過，自卑論者觀之，霄壤不侔矣。」又一提學訪君慰勞之曰：「太史以萋菲之讒，罹此虞羅，久投閒散，將同蓋屋。王給舍具一疏保薦，則如何？」君哂且止之曰：「是語有願聞者，有不願聞者，薦於朝則可聞於吾，則不可。且子方掌一方文教，發言不可太輕。其人惶汗而退，會呂涇野談及用人事，則言只進君子。」

其小人不須博擊自然潛消呂乃驚嘆此某四
十年窮經之功今開口便與之暗合耶人問其
詳則云即舜湯舉臯伊而不仁者遠也馬谿田
舉王浚川與何栢齋書聖人通變不固執何答
以接浙而行亦聖人也王之意在箴何之過於
退而向之意則箴王之必於通也君獨判之曰
是皆今之盡紅模秀才也古之志在蒼生者豈
若是踐跡乎呂又驚曰別後日力此學為可幾
及也聞言始知又尚遠矣使何王獲聞斯言當
不又長一格耶鄉人多取其小善而群著其短
心服其才而口議其非猶夫在朝之人云或又
以其酒必妓妓必歌歌必自製病其大放霍謂
匡以為隱於此非泥於此也又以為若輩正解
呵訕康李二子不知自二子觀之猶溝渠中蚊
蠅也空洞於詩文猶少見本相君則不惟不以
疏奏自直且於詩文絕無懟恨不平之氣孝其
母能順其心衣服飲食皆手自供奉事五叔不
啻其子從兄弟十餘人處之如同胞母姊妻三

族之不給者皆食於其家張太微父喪不能舉
適有以百金徵文者即推與之君既久居林下
乃於星曆卜筮書無不究覽用掌鈐天時決傷
寒人之死生又明諸脉絡孔穴以處鍼灸藥餌
悉不謬為所親喪葬點穴老陰陽家弗能駁也
用六壬太乙占事輒驗行書老健篆隸尤工小
廉曲謹之士或於一吠衆聲或有謂之者及接
其神采聽其談吐無不茫然自失雖制行疾俗
然不免駭俗出語驚人然不免傷人要之不失

為天下士所著有武功志張氏族譜沂東樂府
納涼餘興春遊餘錄王蘭卿傳奇即景餘錄有
史筆有元音而對山文集十九卷不雕刻有識
見不止還國初之質直渾厚張太微所謂馳
驅屈宋陵轢班馬非虛譽也是其天性高朗鐘
氣通靈方得有此宋王梅溪以掄魁充館職擢
太子詹事龍圖閣學士功業文章烜赫一時君
若得遇將與之同抑或過之乎終於嘯傲煙霞
平章風月真可惜也携妓遊山三十餘年至嘉

靖庚子十二月十四日終于正寢從其治命以
山人巾服殮藏檢其遺囊止百金并酒器首飾
更有二百之數然大小鼓却有三百副家人又
云金乃翟巡邊及楊御史所贈非此則百金亦
無矣距生年成化乙未六月二十日壽六十有
六以辛丑十月十八日葬於城南紙坊祖塋塋
則前渭後岐左漆右滄文芒萬丈突兀觸天鳴
乎君之生也將以發關河闕秘之清輝其逝也
子以還太華終南之元氣用與不用何足計哉

君娶尚繼張又繼李氏子二粟縣學生有才早
卒猶其伯父次稜年今三十餘始折節向學可
紹其業女三長遠華州舉人張之槩次岐山縣
學生李世禎又次同邑監生馬襲言予為進士
有名賴君延譽別後逢便即書表一長卷餘者
尚有三四十通久欲作傳報之索其志狀不可
得急了心願乃以平日所聞并其文集及閩中
士夫集有可採者強成篇章以俟他日有得更
當增補之

漢陂王檢討傳

嗚呼生才實難而用才亦不易才而不用於才無損其如天下國家向予觀漢陂王翁不惟有才難之嘆而且有才難用之嘆矣王氏原河南入仕高陵遂家不去今有墓在高陵者十二人邑人總稱王大使墓其履其名皆不可知冒聞有名元亨者或即始來者耳其後子孫亦皆不可知元末關中兵起有名繼祖者携妻子渡渭避匿終南山中明興徙居城內北街占藉安

秦里迄今為鄜縣人而繼祖沒也猶返葬高陵清明祭埽歲以四人往焉定為常規繼祖生克誠克誠生敬仁敬仁生琰讀書起家為大寧長清二縣知縣琰生鉉受高年爵鉉生儒由鄉舉歷任巴縣祥符縣南陽府三學教官儒娶劉氏生四子而翁則長子云諱九思字敬夫居近漢陂因以漢陂為號生有警敏之性穎悟之資而眉目清秀顏色克和如神仙中人予于老年見之猶自手采可挹其在少年可知已翁嘗自誇

居官日為當朝人物第一流年十四五隨任讀書蜀中勤勵日猶不足夜以膏燈繼日父乃雜多士試之每次可居前列恐矯其志又以為或私其子故抑末後以成其學已久之科至是中者三人而翁亦可決科矣試日迴宅更衣母必令童僕守之防其竊取舊文及出乃已父官滿携歸時年十九鄜士咸拱手推讓之矣已酉鄉試中選而東軒馬中錫稱之必作天下知名士其叔父福至同試不第乃為之整巾服講儀節

徘徊踴躍因其將赴宴始別去任丘鄜瑤子弟有中者經年羞與見面餘姚顧達因其弟遂子濂之中也憤憤不平望望而去雖求見懇切亦不之許是果何為者哉庚戌癸丑逆不得第學雖有端緒而文未得冒縈至丙辰則文學成矣第進士考選庶吉士試題乃端陽賜扇詩翁有誰剪巴江天風吹落之句聞者以為必膺首選何也以其似李西涯之作已而名出果然是時西涯當國倡為清新流麗之詩軟靡腐爛之文

士林罔不宗習其體而翁亦隨例其中以是知名得授翰林院檢討故曰上有三老下有三討自以為是矣及李崆峒康對山相繼上京厭一時詩文之弊相與講訂考正文非秦漢不以入於目詩非漢魏不以出諸口而唐詩間亦倣效之唐文以下無取焉故其自叙曰崆峒為予改詩稿今尚在而文對山改者尤多然亦不止於予雖何大復王浚川徐昌穀邊華泉諸詞客亦二子有以成之入之稱之者^則以為敘事似

司馬子長而不瑣屑於言語之末議論似孟子輿而能從容於抑揚之際至其因懷陳致寄景道情則又出入乎風雅騷選之間而振迅於開元天寶之上士夫雖傾心然不免有側目考矣劉胸菴雖不喜詩然猶愛才而李西涯則直惡其異己蓄怒待時而發將及九年考滿例陞二級值劉瑾攬權幸張用事凡在翰林者除狀元不動餘悉改調部屬歷練政務翁得吏部主事輟經筵而遊省署棄文墨而理簿書君無何由

員外陞任文選郎中時侵奪吏部之權者不止一瑾雖文書房宦寺亦多請托翁悉拒不聽別滯拔淹進賢退不肖惟憑公論行之向為真翰林今為真吏部會瑾誅諸翰林俱復舊西涯則以舊憾倡言既官至正郎不必復可也言官深惡王納誨乃并翁劾之堂上堂下一陝而三吏部非瑾黨何以得此翁又有忌者峻言遂左遷壽州同知至州雖以內察而謫下察却不以吏事而廢文事佐理州政之餘與多士校舉業講

古文而吏治清文風盛矣其處同官有如同氣若州守吳節州判于澍姚謨皆敬翁如上官且脩城脩正陽鎮河渠俱有贊畫之功而州治西濱湖北濱淝水加以夏月淫雨決旬水勢薄城城將壞而民將為魚遂製一文殺一羊一豕投之水中遂得雨止而水落亦奇事也賓館之東有一園其北為屋南向明爽可改作書齋乃於多士中精選范慶等十五人日日誦說經傳上下古今兼問閭閻疾苦因以資於治自庚午冬

至此僅一年不惟民安之士安之而君亦自安之也忽聞致仕郎報一郡皆驚不知其由久而後有的傳乃雲南地方聞將復遣錢太監鎮守前此有王恕再來天有眼錢寧不去地無皮之謠苦其虐政久矣遂給言大霧連三朝不見天日以阻其來而朝議將使大臣自陳大臣恐有去位者須屈意求免司禮監始得保全宣言此不係大臣事乃劉瑾餘黨去之未盡夫以雲南天變而罷壽州州同有向干涉况天變又未嘗

有耶會盜起不得歸父恐其動情也以書教之曰萋菲之說詩人刺為流言之興聖人懼為此古今所共聞觀也君子求無媿於身心斯已矣而又向惑為人固有以一時之絀而成百世之名者其道固有然矣翁得書欣喜拜受出示於人曰謝政事親吾心所願但不忍舍州民及多士耳踰歲壬申相盜勢潛行達故鄉值第九峯亦以御史在告父見兩兒俱還也慰甚而繼以悲若自知其不久人世者不年餘而一疾長逝

矣翁哭既考禮舉行葬事酌古準今閨中喪家
莫不傳以為法事母十五年備極孝養稍有過
失跼蹐不敢進猶夫童稚時也嘉靖丙戌母亦
逝矣翁雖年長執禮亦如葬其父以官封其父
母為徵仕郎太孺人鄉人已以為榮後以弟為
知府考滿更加封中憲大夫及太孺人鄉人則
又以為難然所謂榮且難者不在初封與加封
而在迎養與色養也教其兩弟一舉入一進士
進士歷知府陞副使而他姓之成就者尤多家

無厚積隨地利所入即分給窮乏邑人賴以舉
火因而成事者不可枚舉座有士則言文章有
釋則言禪定有道則言攝養有農有商則言耕
種與貨殖以至百工技藝莫不隨其見在者言
之而他非所及也識者以翁不止通書蓋又通
行云又嘗觀翁之儀度矣風流蘊藉雅致安閑
禮節不拘羈而笑談有音韻坐而沉靜如止水
之無波行則飄揚若輕雲之出岫詩文蒼古而
詞曲則新奇不止守元人之家法而且得元人

之心法矣。膾炙人口，洋溢人耳。自罷壽後，始然而前此尚不為此體也。其能歌如對山而彈，則稍次耳。和予小令百首，遠近傳誦。其他合者不下數十人。未有能上之者在庠序，而能發身在朝堂，而能為臣在史館，而能絕倫在經筵，而能格君在吏部，而能知人在場屋，而能取文在州郡，而能得民在鄉黨，而能睦隣在家，而能孝親在凶荒，而能濟貧在祠廟，而能事神在館舍，而能待賓所在，皆宜用之。輒效，但不得久於其位。固嘗與觀燈，應制之榮，終未膺調鼎持衡之任。後又屢薦不起。嘉靖初年，將徵之纂脩實錄，而同罷吏部者，摘取遊春記中所具人姓名，毀於當路。李林甫固是指李西涯，而楊國忠得非楊石齋賈婆，得非賈南塢耶？坐此竟已之翁聞之，乃作小詞自嘲，殊無尤人之意。生才之難，或數科一人，或數省一人，必得間氣而後出焉。乃為臺閣忌嫉，小人傾陷，有志不獲展布。母乃命運使然。人才生與用，皆難載。自漢陂翁觀之，或者不以予言為妄。

矣予嘗餉軍西夏路出乾州偶遇康對山坐談即
許以國士當夜作一正宮長套詞贈之傳播長安以
及鄜縣而張太微胡蒙漢又交口稱譽以為自
來會晤過客無如予者康又相約事竣遊武功
以及鄜杜見漢陂翁翁聞之朝暮北望不見音
塵意料或不來矣忽一日造其門驚訔以為從天
降也握手慶幸有如舊交談倦則各出所作互
相評定午夜而寐或徹夜不寐者凡五六夜而
賡和之作約有一小冊將速相愛諸公同遊南山
以西如峩峩九峻紫閣諸峯仙遊重雲普緣諸
寺遍歷說經臺化羊宮紫雲樓使一方名勝畢受
吾杖屨而各表以詩篇予辭以俗骨難換而病体不
勝也再一日洒淚相別在長安與對山衆士夫盤桓二
十餘日至河南而病作矣翁遠聞之同對山遣僕相
視扶病抵家久而後愈愈即有報書寬二翁之心予
初碌々賴二翁稱揚有名鄙作亦賴之得進雖為之
作傳如拙畫工豈能彷彿天仙神人之形容哉翁後
喪明而求文者日踵其門祇憑腹稿口占而善書者

不能給其為予作寶劔記後序年已八十二矣
而文思尚如湧泉料必壽過百歲乃於辛亥某
月日病卒八十二歲至是又加二矣壽非不高觀
其雄文宜不止此葬即某年某月日九老菴祖
塋之側妻趙氏繼張氏俱封贈孺人子二長瀛
由舉人歷順天府通判卒于官次謂女一適對
山子栗孫二良木山木所著有羨波集羨波續
集王氏族譜鄜縣志遊春記碧山樂府碧山續
稿新稿此其已刻行者而未刻者尚多也

李崆峒傳

嘉靖己亥予以隨駕興都道出均陽李崆峒墓
下可泉胡纘宗題其碑曰明詩人崆峒李先生
墓嗚呼崆峒豈徒工於詩者先是辛卯轉餉歷慶
陽見華池驛側亦有一碑埋沒蒿萊而教授李
公墓數字尚可辨識詢之居人乃崆峒祖阡而
教授則其父也餘塚悉為耕牧地嘗聞有詩寄
崆峒者君若有心問丘壠行人新自慶陽來幸
而有族譜可考而墓誌出後渠手者羊神絕不

相似蓋崆峒豪宕而後渠簡古以生前有書稱其為國朝第一人云云病中即以身後文為托不意其文中竟未入此一節也予欲為之一傳衰病餘文思慳澁又少壯鋒芒裁翦久矣不自諒其綿力直欲不負初心強顏操筆述其生平大畧曰李氏三世上不可知以其陣亡子幼無所與考傳說名思者生子忠忠生第三子正正則教授溫和王府者也正生次子孟陽今改孟為慶原字天賜今改獻吉而取號崆峒爰自素

屏改焉皆由俗入雅可見文學隨時漸進非可一蹴能之者也崆峒生有殊才海內至今談者猶以為死有餘才年十九娶左氏左父慶麟母廣武郡君次年生子枝後舉進士授主事降止州同知崆峒自河南扶講赴陝西鄉試即為丁紳太守所許薦之遷菴楊提學一清遷菴驚嘆以為當以文章名天下薦之者雖丁守而知之尤深者則遷菴也與鳳翔張鳳翔稱為二傑西涯魯貽書遷菴曰今年解首將屬之華州張潛

乎遷菴復曰若無李張二生潛不後矣及見試
錄崆峒名居第一西涯服且稱曰遷菴果是知
入連舉進士連遭父母喪事至弘治戊午為進
士者六年始除戶部主事尋遷員外郎以豪雄
不可下之氣而為閔肆不可過之文簿書有暇
即招集名流為詩會隣有同官素不能詩者會
即堅請其來將分題賦詩即有家童走報曰主
母將就館矣翌日群僚相賀夜來必是得佳男
隣乃顰眉應曰不能隨眾成詩聊假此為逃計

耳其恃長不休悉人情以至於此雖為文不妨
政事然為政太拘文法以監三關招商過嚴革
絕勢人求索被搆詔獄已而應詔陳言二病三
害六漸之弊未及壽寧候兄弟怙寵驕縱罔利
殃民白奪入土田強虜人子女開張皇店要截
行商橫行江河占種鹽課川潰則傷必眾萬一
法行欲保全之而不可得矣壽寧逐一辨訴摘
奏中張氏字為謗訕母后孝廟不得已收
繫綿衣獄金夫人日夜在御前泣訴不平上

以為張氏者舉之也豈一家皆母后耶且欲
借眾官力解之朝退召內閣三老問其事劉健
對以狂妄小人上默然似不稱旨謝遷直前對
曰其心無非為國上深然之會科道交章而
入止奪俸三月釋後上嘗謂尚書劉大夏曰
朕初欲薄罰李夢陽而左右以為非杖之不足
以蔽其罪若得旨雖數少亦必死於渠憤快矣
如朕殺諫臣向左右不忠有如此張後典刑家
業破落奏辭可謂見遠而驗奇矣正德改元進

郎中青宮舊闈劉瑾馬永成谷大用羅祥丘聚
等誘上以鷹兔狗馬及魚龍角觝之戲日夜嬉
遊漸棄萬幾不為意且恐閣臣阻己也陰使王
岳范滎伺其短王范乃闈之正直者也久之知
是非有在其家入姚景祥間亦說之曰內閣持
正而壞事者列位公公也何不改邪歸正都院
長張敷華依違於其間心無他而力不逮也王
范遂與內閣合謀持密奏破其惑而發其奸已
得旨拿問矣西涯久恨胸菴碎其詩文簡遣心

腹人漏言於闕輩時方蹴鞠附耳以密旨告闕
輩羅哭上前上初不認繼諭以法司一問
即便赦出闕輩復大痛出聲曰咫尺不可離
則不得復見天日所以害衆枉上者乃岳與
榮也且嬉遊何損朝政但以司禮監不得其人
得則惟上所欲前朝誰敢復諱即夜傳旨瑾等
各柄司禮而竄王范又密使人追殺於臨青州
數日前戶部尚書韓文感傷時事每對部屬垂
涕不已崆峒知其意密切告之曰大臣與國同

休戚可言則言徒痛何益即命崆峒具疏稿探
問內閣上之內閣得此持之愈力而榮以腹疾
不能上御階岳因母壽日過私宅無與持辯者
闕中李榮誑衆散而事勢變矣當此瑾輩求安
置南京不可得非西涯洩其機何以致十六年
之紛擾而劉謝閣臣從此去國及崆峒共四十
八人一時同被放逐且榜為黨人崆峒獨降作
外經歷致仕夫二張八黨勢焰燿天立能禍福
人朝士無不趨附奉承者崆峒獨能明擊之助

攻之可謂威武不屈卓立不群者矣昔人謂論人先觀其立朝大節如蘇子瞻風采凝持非碌碌苟同世俗若崆峒者亦豈出蘓公下哉嘗聞之提牢刑曹郎閩人蔡克廉云大張在獄中言弘治末年大市街夜遇崆峒罵其生事害人以鐵鞭稍擊落二齒將欲奏聞以前奏未久恐涉煩瀆乃惶愧中止詩有半醉唾罵文成侯蓋指此事也雖非中道近世寧復有若人哉官罷瑾意猶不釋矯旨遣官校械致至京復不錦衣

獄死在旦夕是時瑾獨禮敬康脩撰海但嗔不出其門內弟左國玉遂上書求救於康而張潛何景明共促之往乃投刺上謁門閤入報瑾喜而出曰吏禮兩部正缺侍郎何不俯就我朝狀元以子居首此同鄉之光也對山欲脫友難假為諛辭云鄉尊相業張太宰政事李慶陽文章謂之關中三絕而區區不與焉瑾云此人安在應以見在獄中瑾不之信取獄簿觀之笑云乃原任戶部李郎中不記其名為慶陽在孝

廟輕薄上言連及宦寺正德初又代寫本草從
吏韓尚書彈害吾輩方欲殺之以快吾心康又
云鄉尊能法 太祖為治夢陽能法 太祖為
文殺之或失士林之望其家僕老姜亦從旁申
救管倉日曾聽其賣糧獲利瑾反德崆峒欲官
之吏部終賴康言力請得歸庚午^瑾起陞江
西提學副使興復古學整頓頽風獎節義而正
文體觀其旌表九節婦及歲考文優錄可知已
上任例有讌會因地事怒藩臬長假以遣戲子

寓意譏之六經何嘗有戲公堂上縱其褻狎之
語而沸淫哇之聲不美觀聽甚矣二司長叱曰
善戲謔兮非詩語耶歌者自歌不聽者任其不
聽崆峒不辭而退由此成讎又任災撫漢行縣
方試士不令出迎且出語不遜復生一敵又訐謂
江巡按萬實勅書雖許舉聞重事往惟觀為故
事而已崆峒一一行之兩臺劾其侵官崆峒亦
劾兩臺不職事屬大理卿燕忠休劾又以鄭副
使陽段叅議敏為同勘官竟文致閒住聲其冤

者萬口一辭崆峒惟以脫獄為幸不復計其他
矣宸濠又蓄異圖招集文學士要名譽收人心
凡吏於其土有才名者或啗以利或劫以威悉
入網羅崆峒初亦不屈被其朔望困餓又欲借
其勢以挾軋已者實則不與其謀布政使鄭岳
有事意謂崆峒陷之也濠敗游辭連及之惡之
者將陷於法公文一下開封張太守鍵即痛責
一老入髻血淋漓守提罵於其門不得已出而
拘於空閒衙中遂與左國璣等計議作何解交

林都御史俊北上曾以詩六首見貽崆峒乃如數
奉和至京改任刑部尚書正司其事左因別作
陽和樓詩并代致書與林及首相楊廷和得亡
窮治平江西榜文作見提未到名目張守命吏
掛於崆峒門壁乃笑謂所知曰吾惟旬餘不迎
送客則是榜可收矣子枝外更有側室子三人
并一女十孫亦云有後而多矣所著詩文刻於
晉者名崆峒集二十一卷刻於趙者名弘德集
三十二卷全集一刻姑蘇一刻鳳陽俱六十三

卷是外仍有叙拘集結腸集嘉靖集晞陽子集
啞峒^子八篇予為諸生日慕其名己丑第進士
即托舉主王中川致書時啞峒已病枕上得書
嘆息以為世亦有同心如此者疾病愈復書至
九月念又九日不起矣享年五十八作詩模擬
杜子美而壽筭復與之同然杜遭亂離窮逼終
其身啞峒雖四次下吏而晚景富貴驕奢以其
據紛華之地而多賣文之錢耳傳據素聞或不
得其真而向呂崔王四公則交遊最厚者霍公

素亦未面而慕之尤甚於予又有勢力可進用
入其薦章以為士林所傳誦黃表兩生一則會於
京口一則會於大梁所言皆自可信特各舉其槩而其
自序自贊尤足以見其實云大復為振大雅而超百世
書薄子雲賦追屈原涇野謂使弘治之疏行則病害去
而下可為民正德之疏行則褻御正而上可為德後渠則
云雖天閔之而人忌之卒能昌厥辭以永後世之恩浚川
序其集云執符於雅謨游精於漢魏以雄渾為堂與以蘊
藉為神樞思入玄而調寡和如鳳矯龍變入罔不

知其為祥亦罔不駭其異涓厓薦後因有訾其
尚氣傲物者則解之曰孟子善養浩然之氣亦
是尚氣而已興起學士挽回古文五色錯以彪
章八音和而協美如玄造包乎品物海渤滙夫
波流此則五嶽省魯之言而陵轢四始扶搖九
霄負氣不同流俗高才洞視元古則又胥臺袁
襄之所稱也序則以屬義比辭出風入雅自負
而病沉自贊言大非誇生無敢欺死無敢私衆
雖見惡君子是之即不見是天豈不知近見顧

東橋所撰國寶新編總論一時名流而以崆峒
居最黃初響絕詩道中徵唐興數子大發厥機
一鳴驚人千古為友乃出諸知己之口而非意
料之語也責備者猶以為詩襲杜而過硬文工
句而太亢當軟靡之日未免矯枉之偏而迴積
衰他俗套則其首功也同時如景明如徐禎卿
皆賴之成就鳳翔乃將成而逝者也後學得其
指授及私淑者抑又不可勝計其會試途中題
驛壁末句不堪鄉國思又觸鴈南翔初舉進士

出使雲中詩云黃河水遠漢邊墻河上秋風鴈
幾行客子過壕追野馬將軍韜箭射天狼黃塵
古渡迷飛輓白月橫空冷戰場聞道朔方多勇
畧只今誰是郭汾陽其寄林見素詩第四首第
一聯云潭起漢娥留佩賦并傳王粲倚樓題及
末詩謝安實費登山屐司馬虛傳諭蜀文結句
半生心事白頭知極為真切詩總一千八百篇
獨及二句一律并六首者前見出門合轍終能
致遠後見詩可招尤亦可免禍云

何大復傳

關中王羨陂李崆峒康對山呂涇野馬谿田河
南何大復同以文章命世為人作傳狀碑誌可
因而耀今信後人之為之文者徃徃不及予竊
為不卒思有以報相知不自量其才力早下勉
強作傳惟大復早逝而予晚生雖無傾蓋遭逢
及一字徃復一時齊名者既各有之矣此不可
獨遺也大復病危屬後事墓文必出崆峒手時
孟有涯張崑崙并其姪士在側相與私議曰自

論詩失懽後絕交久矣狀去崆峒文必不來吾輩并樊少南戴仲鷗亦可攢膝一崆峒予嘗慨其事此又傳之所由作也傳曰大復何氏名景明字仲默四世祖避紅巾亂由羅田移家信陽父信母李氏以成化丙午生大復於里第六歲即能屬警對吐奇語八歲文思如泉出山下涓涓不竭貌癯而秀性敏而靈十二隨父宦會寧驛臨洮李太守聞其奇招置門下延師授春秋數月即善說春秋師或他出群兒嬉戲無度或登其坐榻或着其衣巾或弄其筆硯書冊有至壞者大復獨危坐朗誦如臨其師李守窺見而嘆美之入謂其夫人曰汝視予貴耶何氏子異日貴不止此居三年父將棄官貧無以為道里費李乃資之車馬送諸郊亭上執大復手泣曰吾小友抵家幸自愛勤苦讀書不待壯當以功名顯天下歸從其兄改治尚書不十月而沁水李巡按瀚在汝寧試士得其卷甚喜曰吾未歷信陽不知山川何如乃產此異人遂即如信陽觀

之已而同其兄中鄉試而名在第三^時總十三歲也報者至卧中從容應之人謂胡為不喜大復曰固知有此且少年登科古人方以為不幸何喜之有至處爭覩者如市呼為神童明年會試以卷多竒古字置之入太學大司成林公愛之有甚李守給假南旋贈之以詩師長詩贈少年弟子前此鮮聞及舉進士在弘治壬戌科去鄉試四五年而年猶未冠也輿論謂今選庶吉士必在首列而當國者方惡能詩之人以為雖

作到李杜亦不過一醉漢耳選授中書舍人是時崆峒方以詩文雄壓都會乃卒遇而響應之改白坡而號大復棄時尚而脩古辭猶夫唐荆川之值王遵巖如江河將決一徹其防而沛然莫之能禦唐王詩祖初唐而文兼宋體一切豪鷲方俊冒袞撞搪悉薄視之不屑為而大復之作流布函夏始刻長安久而在處有之但識字者即心慕其人而口誦其辭或與邊華泉及崆峒稱為海內三才或與安陽崔後渠稱為中州

二俊或與關中諸公并吳下徐迪功稱為弘德
七子聲愈振而禮愈謙求識面願卜隣者自舉
貢以至公卿無不然奉使却懸國公之厚遺辭
賄感熊太監之解職避劉瑾之橫恣甘求罷免
而無悔後以大臣特薦復官入直制勅房并侍
講筵崆峒之被逮錦衣獄也力求救於康對山
再繫江西獄也乃上書於楊邃菴其激切之言
有曰慶陽為門下高徒尚不能一引手况門墻
之外萬里之遠者乎友有與人訟者素寡交接
乃為之力白其事不避友之讎敵師御史客死
京邸錢寧黨與廖鵬贈之棺木欲以結權士大
夫大復獨奮然曰奈何污吾友於地下遂還其
棺而脫驂以賻之大復言似不出口體似不勝
衣而義氣則不可當貴璫有欲交之者先具禮
持古畫造門求題乃避匿不與一見且傳言好
畫正不宜加點墨於其上因天變上封事尤為
人所難能其曰義子不當畜宦官不當寵聞者
皆為大復危之幸而留中不出生卒恥干謁輕

仕進積九年始帶銜吏部員外郎尋陞陝西提學副使邊遠郡縣胡騎出沒無常往惟調考或即彼處兵備考送大復笑曰即如此是棄之矣一一按臨其地不以邊腹殊觀學政甚嚴務在敦本崇實初似不堪久而士心漸安士習亦變矣躬行年餘始布教條以為空言無補耳優等拔入正學書院蓋因材而篤之也又為之給其不足以勤勞得疾嘔血不已至家六日而歿年止三十九囊餘三十金而書有數千卷時則正

德十三年八月五日也葬則是年十月七日釣臺之北兩兄景韶景暘俱由鄉舉歷官府佐妻張氏繼王氏俱贈封孺人大復學精見遠志大行堅處家怡怡交友雍雍至於取予進退則斷不可回樂道安貧外更無餘事却有餘長如陰陽醫卜地理天文律呂曆數各臻其妙猶以詞章非實用之物將畧去不復容心嘗致書王浚川極言枝葉之學不足貴已著一書將成期在川陝接境共為一月之談既而不果書亦不存

矣或年促病奪未及為之耶使其壽不止此而
所著亦豈止如今所刻行者哉詩文集外更有
十二論定古樂府漢魏選詩雍大記并任州守
蒐輯遺稿嗚呼大復詩宗李杜文倣班馬字兼
顏柳而又有子中舉有孫發解是謂有文為不
朽有後為不死者矣年雖不永而永於是二者
所得不亦多乎

後岡陳提學傳

青州馮少洲大叅嘗有書來索中麓子新作乃

以王康呂馬李何六傳應之過承稱許以為雄
文老筆凌軼子長前輩宗工鉅儒表章畧盡但
自今上改元後如王唐陳呂數子與公以文
章氣節彪炳當時其聲實可方駕弘德間矣今
諸子稍稍有厭世者公不可不各為一傳以備
信史中麓子有感於其言先為陳後岡作傳曰
後岡陳子者中麓子同年友也契厚以詞藻行
檢不專同年故幼名東長子約之擢居高第始
有號號後岡 聖天子御批其制策稱為不易

之說一日而名天下選授庶吉士無何除禮部
祠祭司主事遷員外郎改翰林院編脩日與少
洲所述數子并熊南沙屠漸山田豫陽遊衍競
為奇古詩文士方守常襲陋見其作驚訝謂為
捉鬼擎神之手姍且笑之者十人而八九矣後
岡時或聞之佯若不聞有勸之者虛謝其勸而
故態則略不省改權貴有慕名枉訪者輒閉門
不輕出見又私語有所譏彈詳然傳於縉佩間
顧未齋罵其為輕薄小黃毛意將刻一小黃毛

圖書用之以暴其失中麓子力止之勿生事端
也羅峯張國老寵眷方隆朝士多出其門下而
誠齋汪太宰雖國之大臣亦小心附麗之凡事
承望風旨不敢違每歲時上壽後岡惟虛投一
刺不肯候見二老恨之刺骨然未始相語也及
考滿司功有與後岡善者風知汪意慮其不安故
故書中考汪乃改而為上張從左掖出偶與汪
值汪云貴鄉陳編脩以尊分書上考矣張遽怒
色曰此鄉曲素無狀者何得庇覆如此汪乃惘

然自失亟至部堂立召文選郎取缺帖來查一
遠惡地出補陳翰林東初祇知其與內閣親昵
不意其亦惡之也遂注湖廣僉事分司辰沅乃
五溪故區而苗蠻聚處也下則水國高則山林
時有烏合之衆剽竊地方急不可捕緩不可待
後岡乃宣布威信飭厲甲兵夷心畏服遠遁其
餘賦歛訟詞不勞自治撫臺顧東橋每對衆譽
之曰陳僉雖少年其處事老吏或不能及已而
有採木之任往來毒霧瘴烟中勤勞登頓且慮

繩彈偃倭服役身同賤工感嘆柳子之言過洞
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遂上書乞休其
略有云臣昔在禮曹正逢改建郊壇鼎新

宗廟曾效駿奔服事之勞旋調侍從清華之列
勅脩列聖訓錄月給大官酒米叨冒七年外
遷今職計又二年矣豈意任非其能卒與病會
火熾血虛潮熱不退此積勞所致非謝事靜攝
未可延活且臣非不厚奉富貴而甘嗜貧寒私
情與事勢俱不獲已耳書上不報而陞福建叅

議過家省母卜日登途至潯陽偶逢篤友李中
溪相與訪遠公遺社上香爐絕頂吸天池泉坐
文殊昇天臺上捫層霄下臨萬仞振衣四顧飄
飄焉有遺世羽化之思又將裹糧杖策遍遊吳
越諸名山何其壯也及抵任氣鬱鬱不舒勉強
坐公堂檢括案牘比迴衙則仰屋長嘯憤悶如
窮人無所歸家入莫喻其故第左右羅列國史
置酒一壺且誦且飲以致嘔血多或數升蓋失
近貴而處遠方宜其不卒如此只憑以酒澆愁

愁不能遣而病且增中麓子時為文選

作河南提學副使文事乃其餘事能變士習兼
得士心鄉試期近坐肩輿一晝夜疾馳二三百
里應試士數甫完而病不可支矣僚長為之迎
醫於濟郡至則無所施其功乃以書別中麓子
曰踈狂之性原與時違畸薄之緣更與天忤久
患脾濕氣體大不佳勝不即引去乃局促從事
以致肌骨內銷形神外變不久為閻羅君座上
客耳字跡不減往時發書數日竟死淇上年甫

三十三生卒善書而楷尤善多才而詩更精文
宗六朝亦非今之學六朝者可比詩則有難言
者每情會景來思竒興發一篇成則一篇便可
名世孟渭泉稱其為國朝第一人皇甫百泉
則以為早鑄四傑晚鎔二張道軫於平原晞駕
於康樂至於參錯常孟之間出入陰何之室
居散騎之後而才出洛陽之前則又唐荆川之
所素許者也大抵李向振委靡之弊而尊社甫
後岡則又矯李向之偏而尚初唐而浙以文擅

天下後岡乃兩浙之首出者也若據孟言抑又
不獨兩浙矣後岡鄞人父濂鄉以賈治生見其
子之穎異延高師教之不惜費師多講說時義
常套後岡率卧而弗聽會稽中峯董公幼故竒
童聞竒則思與一會且有女待年於家徧視里
中兒無當意者曾向甬川張公言及尚婚事甬
川曰富貴之家所不可知若不論門第寒微無
如陳生者遂呼而視之面如傅粉目如點漆詰
難竒書其應如響試文援筆立成中峯即檢取

曆書及命書定期以女妻之挈至京邸親授以
舉業文非所好也惟別讀古書多所契會其卒
也中峯以文祭之曰吾不遠隔縣以愛女字汝
將托之如韓昌黎之李漢乃今為昌黎之李賀
耶後岡才貌文行可躋高位而享遐齡然竟止
於斯無乃攻辭深刻作人孤峻造物者忌之而
致然乎

江峯呂提學傳

呂君名高字山甫號江峯鎮江山在江上有峯

而高名與字號因以類取之耳其為丹徒人也
自其父宗美祖經曾祖昂以及始祖子實蓋七
世矣子實而上為成公祖謙分處浙東西傳說
原太公望之裔由齊遷鄭而有譜牒可考者自
兵部尚書夢竒始夢竒生龜祥龜祥生蒙亨乃
宗相文穆公蒙正之從弟蒙亨生夷簡為名執
政封獻國公數傳而至尚書右丞好問又居婺
州此其世系大累也母太宜人鄔氏以弘治己
丑十二月十九日生君幼即聰慧不凡從學於

舅氏憲副鄔南涯再學於荆守楊三冷年十七
補郡庠生時已理道明舉業成矣戊子年二十
四舉應天鄉試次年己丑舉進士選授戶部主
事即為堂卿儉菴梁公材所倚重劄管太倉有
王鳳李慎太監少監等數人尚未裁革事多齟
齬難行君則調停其間弊端剪而公法不廢外
而運官旗甲內而經歷倉攢無不仰賴之者余
繼亦有此委與君同事倉務甫畢即相與和詩
論文日有長益而楊印徠仲瓊李漳野新芳左

石臯思忠王南岷廷黃梓谷華更相琢磨可謂
一時之盛也所作皇州等歌雖唐之名詩無以
加已而改差淮南監視常盈倉初以為事閒可
得肆力讀書奈有望密延客之勞然文事由此
日工文名由此起調轉兵部武選司主事值
大同戊卒再稱亂勅往遼陽募兵足以壯觀
而資用陞任本司員外郎蒙推恩封其父母再
陞車駕司郎中時則驛傳積弊不可勝計又勢
要求索難支君則榜其事於驛門有勸之者曰

君不念子見禮部父為同官猶之可也獨不畏其岳丈當國正有權力耶謗言沸騰畧不為動久之謗亦自止矣是亦君子而過者也浚川王公廷相以左都而兼尚書臺綱振肅尤留意人才忽一日謂余曰部郎寺屬中有負盛名而可繼前脩者乎余應以如呂郎名高者其入矣浚川曰詩文吾所素好然須政事兼長方是全才余應以取呂正不獨詩文耳未久聖駕南幸張方山衍慶以都御史被逮乃以浚川帶管清

道刊布告示題覆奏章正車駕司事也日夜行一二百餘里如窮三站二百七十里亦即一日行之事體未熟才思稍鈍者即時獲譴况往返六千里閱歷六十日耶浚川初猶閱稿後則惟閱旨意而已及抵京欣然羨余知人意將薦君子朝乞大用之以遷官疏不果上而稱不絕口數蒙綵幣白金之賜雖扈蹕諸臣所同然亦仕路上鮮遺而难得者矣山東提學員缺余初任文選即推君以副使徃司其事僚友有止

之者素相交厚或當避嫌余曰祇知才堪督學
又何恤乎厚當避嫌耶至則行政有要政自易
於舉取士無失士咸服其精雖一時有不得意
及記題不真者惟斟酌其平日分量徃之猶在
取中但不輕以法假借入雖云過刻然不失其
正也士有卓異者拔入湖南書院親自督課講
明正學務得真才兩次鄉試中試者優等居多
署臬司印數月雖瑣務且照及之而重大事無
一不詰絕者吏畏民服雖積年訟獄悉來告審

及訐之撫按願乘時批審者錄文舊多出提學
手君之時文精瑩簡當葉御史經乃置而不用
顧於二千里外求唐荆川頌之之作而亦不過
一半篇錄成君以一冊寄余且貽之書曰錄中
無僕一字不敢冒他人之美其簡紕繆處必為
禮部之所叅駁是又徃年一余光也余亦不知
何所見聞復書料其不但余光止提問此則
旗校早晚必有一行君共趙甬江文華書中亦
具此意不過簡札徃來常事耳嚴介溪嵩深恨

葉御史彈劾假此報復之摘其辭之似涉譏訕者以聞上因大怒械致御史并藩臬之有職事者繫之獄罪謫各有等差而御史竟死杖下臺中悞以為君從史之也甲辰外考楊虞坡博慮其不安言之冢宰許松臯讚如呂某者歷官行已俱無異議今次考察幸毋及之松臯應曰然已而邸報有名虞坡向松臯扣其由松臯言初擬無事而衆御史必欲黜之惡其曾害道中入而又前此侍免部如保全拾遺當首列其名蓋已亥內考兵部三堂自吏部出則知所屬罷謫者為誰司務丘甫以耳蔽訛傳君亦在數中致有日後多端豈非冤之又冤哉原以考滿離任過家者母已而陞行太僕之命下罷官之命繼又下矣行太僕之陞已是不美萌孽聞者咸為之不平罷更驚駭人心徒付之浩嘆已耳然得侍其親之疾面與永訣殯殮如禮是君之不得乎人乃大得乎天也從吉後日與南郭錢少叅亮及衆士夫酌酒賦詩遍遊金焦諸名勝

不但共世無求亦自忘其曾為官也十餘年極
盡林泉之樂偶感寒疾汗下之更不快不數日
遽卒時則丁巳六月十六日也壽止五十二以
庚申二月二十四日葬於城南萊山新阡君娶
錢氏封宜人子二長克念錢出太學生娶袁氏
太學生京女次克家側室許出聘茅氏叅政公
鑿女女亦二一適太學生張術一適潘三沐所
著有湖南訓規所輯有校藝錄戡定三城錄其
江峯漫稿余將序而刻傳於世君識見高邁議
論英發已作歆直追古人他人之作鮮有當其
意者一大士夫詩文方負時名君則以為終當
墮落俗套今果然矣然亦未有已目識破者王
雅宜寵字學祝枝山允明君則由雅宜而兼枝
山且得古法惜以尖筆而作禿書此其運筆不
同處也其大書亦古拙可觀善別白古器物以
其世々好古耳嘗總而論之曰據君之行檢操
持相貌文學述作字書指不得多屈目不得多
見而耳亦不得多聞其官與壽竟止於是世之

無德而壽高無才而官尊者何限此理數之互相勝負者存而勿論可也屈抑多不永其壽性氣多不利其官君雖身處逆境視之坦然而性氣微有之人言遇丑科則才盛如乙丑丁丑己丑謂之三丑而已丑多性氣士所以傲視權臣諫白大疏舉行难事因而摧折少有崇岳高位者以今三十餘年觀之不亦信然矣乎

遵巖王叅政傳

嗚呼予向忍傳予友王仲子哉又何可不傳王

仲子也仲子以文累其身上官有求文不遂者因其弟事誣及之雖未明坐而正人君子雖纖毫點污亦自難堪加以豪右讐口市井訛言轉相鼓煽交閔突起有如天降^地出莫測端倪天下豈有殺人曾參而鳩人羊叔子哉仲子竟以抑鬱致疾而終叙事至此情自不忍然相知如親兄弟不為之一傳異日難相見於地下况馮少洲之言不可孤負不自亮其不文汗顏強為之傳曰王仲子諱慎中字道思初號南江後改

遵巖名盛而兩號並稱海內無不知其為王仲子也高祖永堅曾祖瑞昌祖寰由固始徙居晉江安平里父紀號方渠以仲子貴封吏部考功司員外郎母李氏尚寶竹坡公女封太宜人生五子遵巖居其二衆因稱之曰王仲子云仲子生有奇資靈性母教以詩句記誦不忘父教以對語應答如響年十三四不惟盡通舉子業而且多讀古人書受學於魏虛場時中魏虛謂當退避三舍父素有才名以其子之奇也遂絕意

功名之會立矣其子代為之嘉靖乙酉舉於鄉連第進士年纔十八歸娶陳澹齋女赴選戶部主事監兌通州往時監兌者惟庸心末務而國家大計顧不之及仲子則以轉輸為重事侵漁為積弊疏通禁革不遺餘力以其暇日讀五經諸子百家言作為詩文俱秦漢魏唐風骨而晉人字書亦時時模擬之改官禮曹更得一意文事交遊如衆稱八才子外更有今大司馬李克齋給諫魯前川提學江午坡學士華鴻山屠漸

山相與切磋琢磨各成其學上方重祭興文
制禮作樂四郊改建百役奔馳仲子正是祠祭
之司清華之選督工考典以副尚書之倚托而
極職事之規畫辛卯各省鄉試仍以京朝官為
主考仲子得廣東而錄文佳得士多迄今為人
稱誦明年狀元及第者即鄉魁林大欽也朝
議改格用人將取部屬充館職諸部屬無如仲
子者權貴人歆其一見即定之仲子固不肯徃
曰吾寧失館職不敢輕易失身也已乃改吏部

以塞眾望仲子在吏部不過一員外耳以其才
高事_不得共謀少宰霍渭厓獨舉其名稱於眾
中循資陞驗封郎中稱其職同列多有忌之者
短於羅峯張相國因覆方山張衍慶請封奏本
謫判常州實則惡其阻撓不歆其為考功文選
耳聞者為之不卒仲子處之怡然不以動意之
郡能革吏弊而得民心時巡按郭宗臯夙知其
能而譽揚之巡撫候位刻薄人也待遷客不少
假借委署江陰縣縣多大族族多不法事初亦

苦其難寄書相知云署印今又一謫也至則延
訪廢事當舉積害當除者一一行之有怙勢不
悛者往惟縱其所為仲子則首抵其罪闔縣肅
然稱一治矣陞任戶部主事再陞禮部員外俱
在留都閒簡之區益得肆力問學與龍溪王畿
講解王陽明遺說參以己見於聖賢奧旨微言
多所契合曩惟好古漢以下著作無取焉至是
始發宋儒之書讀之覺其味長而曾王歐氏文
尤可喜眉山兄弟猶以為過於豪而失之放以

此自信乃取舊所為文如漢人者悉焚之但有
應酬之作悉出入曾王之間唐荆川見之為頭
巾氣仲子言此大難事也君試舉筆自知之未
未久唐亦變而隨之矣嘗以書寄予新來獨得
為文之妙兄雖海內極相契而於此文有不能
共其味者矣然不知其正相同也丙申陞山東
提學僉事慨然以齊魯古風教為己任章程條
約有以敦士習而近人情但見上官曲膝過恭
下同廝隸師生皆然甚不羨觀乃痛為禁革士

以士禮見教官以教官禮見有在他上官處踵
舊習者訪出一體懲戒試卷通篇批抹取人百
無一失曾寄高等文百餘篇日後無一人不發
身者東士至今談之猶有遺思以為能起發人
者前後鮮及之也年餘轉江西叅議乃陽明政
教所及之地故老猶能道其詳仲子則尋陳跡
講新知往來白鹿鷺湖間公事不廢而士子聞
所未聞矣更與雙江聶司馬東郭鄒司成念菴
羅殿撰南野歐陽大宗伯交遊講學存齋徐少
師舊曾督學於此德望尊重難乎其繼莫不願
推及仲子者乃遷河南叅政去衆為舛望歷任
年久吏事日精督責有司不許科擾撫安百姓
一以勤誠章聖梓宮之過也供億之繁勢難
卒辦寮友有畏難者下吏有欲逃者仲子以身
任其役調度有方奉迎無失寮吏咸仰賴之矣
陳後岡之歿也收其遺文撫其遺孤厚其贖而
還其鄉歲飢戶部王侍郎奉旨賑濟王乃檄
仲子將事為之親歷郡邑開倉發粟開領有期

里胥不得冒報及債負侵奪民獲更生頌聲滿
路王具以狀上聞且薦當大用朝野咸望其出
為巡撫入為公卿以福天下乃辛丑考察忽從
中報罷遠邇驚疑莫得其故詳扣所以乃夏相
怪其為屬官日不屈意奉承而其心腹劉塾切
恨張汝思兵備江西與之齟齬仲子乃用言庇
之遂并惡之而告之於夏吏部懼拂其意外憚
公論姑作不及名色夏乃稟擬不謹而黜之
比事有自作手書可証也書中又言予官不宜
休而休予情宜愠而不愠皆可怪也將約同罷
涵江劉叅知遊淇水王屋太少二室及武當山
相携而歸嗣後頗聞劉意不從但貽之書云君
罷猶出內批孰不知權貴人所為如吾誰當為
明者行且歸矣不能遠從君遊且宦其土方見
罷而又往遊焉得母太作意乎仲子時已至淇
上徜徉百泉蘇門之間徑趨安陽訪學士崔後
渠談數日亦遂歸不復至孟門洛陽矣時則三
十有三視古人始仕尚少七年早發早廢政蹟

止此已成章而可傳矣使究其用事業有難量者少年英氣太露如太阿出匣使人望之知其難犯而就之媿其難及及遭逢挫折而涵養深沉如藏鋒斂錫矣乃遂棄置無用世之忌者祇以始時所見為疑而不知後來所造可親也乃弟東臺惟中亦謂近日家兄非復十年前之家兄矣其為文也恒意定為難每構一篇必先反覆沉思意定而辭立就矣嘗在靜中細觀之鋪叙詳贍部伍整摺辭語高古意味深長理道

契符章句委曲按之不乱而呼之應聲議者猶以為始終只是一格此豈善識者哉其片紙隻字得之者有如至寶至於慶賀贈酬不出其手者不以為重而藏函記遠非其作則尤以為不得所托嘗言吾之詩文不外古人而有高出古人者中麓止知敬服唐荆川殊不知唐荆川特得吾之緒餘者也其大言有如此至於李崆峒何大復則下視之矣泉自虛齋蔡先生倡明理學及門之士守其師說以表見於世者固彬彬

焉盛矣日久其緒將絕而仲子復振之閩士日以所業請正而門墻幾不能容凡監司都使者行縣莫不造其廬講道問政薦疏四上俱未題覆使其得位則文章為功業所掩未必其造詣之醇制作之盛以至於此也居嘗念從仕之夙不獲盡力於父母之奉故其罷也莖其父以當大事養其母以終天年稍無遺憾焉靜中慨嘆以為國家成平日久民不知兵溢侈嬉恬等威無辨一旦變作東南海上逋逝是為大患泉固

濱海且與漳隣深為可慮建州為八閩上游吾嘗有意於其鄉少巖聞之乃卜居焉今倭寇一如其所料矣意將遊武夷築室九曲深處遂躡屩至衡湘登南嶽棲天柱回鴈芙蓉灼嶠諸峯峯澄神反照為長生久視之道復與八才子等一晤為快因母卒遂負初心戊午夏賦自武榮入郡境市鎮居民扶老攜幼驚逝山谷中有倡為清野之說者督責入城仲子拊髀嘆曰是大失計不亟反之將無民矣清野云云乃北邊禦

虜之策急斂人畜使彼無所掠若內地惟在郊
關外村落生聚然後能成治耳今宜速令各鄉
大姓盡還故居相度地利自相團結使盜至不
得逞而後城內可恃以為安其超識竒畫人鮮
有及之者由是觀之不究其用更可惜也形體
如鶴骨健神清而壽止五十一皆其理之不可
曉者又善調攝嘗云敬客火不生須自飲食淡
薄始遂經年不御酒肉止有菜飯及飲水而已
我今以一付腸胃自翻出一部本草疾不足憂
矣但覺不快即謝客閣書日惟飲水塞兌却聽
以竅元氣自復山中與禪和相交談因果闡慧
寂縉紳有尤之者應曰非以彼為可學其苦心
練姓要自有入門實地但毫釐千里吾徒當自
辨之也是其識度宏遠視天下無不可與之人
矣親識厚薄處之各中其節族人者教之貧
者周之不足則借貸於人有餘亦不却人之借
貸予同年馮汝強嘗道其於傳巡撫之卒處之
遇厚卒日不甚相得猶能如此厚則不知又當

何如矣言談能驚四座荆川嘗向人稱之彼講
事理之不順者吾輩雖理直每屈於其說建州
吳節推欲刻其全集已將江西無錫二刻及閩
刻詩文盡取而校之此不朽之盛事也可惜簡
札不完解經諸說即為門人持去不可復矣卒
在嘉靖己未七月十七日生則正德己巳九月
二十七日葬則尚未有期配陳氏封恭人繼蔣
氏二男五女長男同康郡庠生娶都御史集齋
丘養浩女次男同衣邑庠生娶僉事養齋張峯
女長女遠進士莊國禎次遠副使瑞山陳儲秀
子孚衷第三女許侍郎新山顧珀子應蘭四女
許侍郎黃養蒙子某五女許太僕少卿芳洲洪
朝選子某予文之進也其教之也予官之轉也
以其薦之也厚德雅誼終身報之有不能盡者
蕪芳一傳何足為有無哉

荆川唐都御史傳

武進之有唐氏遷徙爰自淮南振起始於伯誠
伯誠以子貴封許事許事子復由進士歷陞知

府有政蹟載在一統志知府子衍又以子貴封
給事中衍子名貴號魯可第進士會試第三名
仕為戶科給事中以清謹長厚歿而祀於鄉貴
子瑤字國秀因父母俱亡晚號有懷以鄉舉授
知州遷員外郎中官止永州府知府娶宜興
任儼女生子順之字應德號荆川幼而父母教
之弱冠師長成之而友朋助之誦書不成熟寫
字不端楷父即撻之或外嬉晚歸或內言使氣
母必厲色曰汝尚有童心乎將為宕子乎唐子
由是勤勵書寫得其父心出入得其母心矣業
師乃包菴葉林而窓友則方山薛應旂也經義
本其祖傳而舉業可繼王文恪小試屢不前進
學五六年猶未得為廩生戊子鄉試第六名己
丑會試第一名廷試二甲第一名御批其策
條論精詳海內傳以為榮會試卷見者以為前
後無比氣平理明而氣附乎理意深辭雅而意
包乎辭學者無長幼遠近悉宗其体如圓不能
加於規方不能加於矩矣選作庶吉士一二大

臣不相能遂即罷之主者猶以二甲前三名制策曾經御覽欲各授以檢討唐子力請同罷一事而有去留非体始進即能恬退如此試政吏部選除兵部主事未久以僚長盧襄難處因病告歸繼丁母憂母隨父之任信陽路出天津卒於舟中後唐子每對人痛哭曰吾母相夫三十年不及享其封教子二十年不得食報其病也方藥委諸塗人而不服擇其良其卒也棺斂歛辦諸水次而不克盡其心人生有涯此恨無

涯呂涇野聞而解之曰吳自季札言游之後雖世有聞人然皆未有能並其盛者君篤學好古即能升札游之堂以光顯其母不為優乎後王遵巖序其集亦以此為說或踵習之耶抑偶合之耶其請銘於涇野也值雨雪連綿泥途凍凜自儻與僕力或稍却則徒步行來不惟見其孝心且知不藉官勢矣服闋改補吏部考功司主事不隨衆作傲態而接入得大体掌管二考科查考給由吏人簿籍各編字號豈但易為力而

且難作弊也。往時翰林皆由進士上甲。庶吉士兩途。聖上以為此不足以盡人。遂更其制。選取十一人。咸自科道部屬入焉。而唐子則由吏部十一人者。陳東尤相厚。入則陪侍講筵。出則校讐東觀。暇則盃酒歡宴。或窮日夜不休。素愛崆峒詩文。篇之成誦。且一一倣效之。及遇王遵巖告以自有正法妙意。何必雄豪亢硬也。唐子已有將變之機。聞此如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矣。故癸巳以後之作別是一機軸。有高出今人者。有可比古人者。未嘗不多遵巖之功也。居官尚節槩而持己厲廉隅。且議論英發。人雖有忌之者。然而頗服其才。稱其公。不至不能容其羅峯張國老。雖會試舉主惡其不相親近。有慶賀事。遠投拜簡。躍馬徑過其門。因其上疏養病。則票一旨。意云唐順之方改史職。又見校對訓錄。乃輒告病。着以原職致仕。去不許起用。報出。士夫駭之。而唐子安之。曾無愠色。父在浙。泛聞有事。不知其何事。及得致仕消息。喜謂所知。

曰此有甚事原以秀才得官今還其官矣固無損於秀才也議者以羅峯險毒而唐子高亢後羅峯有悔心家居日嘗言倘蒙宣召務薦用之了此一事仍復還山嗣是為相者寧復有此意哉唐子既抵墟里鷄犬柴門依之桑梓謝却業緣便有終為之計矣詩文更進一格以其侍從慶成朝堂雍容之作而為村樵漁父歌詠太平之詞又以其暇日精究天文而問數學於顧若溪久之乃有獨得處以古曆惟大衍為精被僧

一行藏却金針世徒傳其鴛鴦譜耳郭守敬別有一法曰弧矢圖筭弧矢有橫立赤黃白道交轉最為活法三道之畸零可齊而氣朔之差可定知曆理又知曆數此其異於儒生知死數又知活數此又其異於曆官者也所著弧矢論勾股測望論真乃千古不傳之秘而曆家作曆之本也嘗至廬州時蔡克廉以府同署印將約之同遊境內山川蔡辭以有筭糧事相妨唐子乃討善筭者十餘人人各與一數筭訖記其槩只

數字凡三四易自撥盤珠每一數亦只記數字
不移時而一府錢糧數目清矣老書算成驚嘆
天下未有若是其神速者也往費一月之力工
食紙筆催辦騷擾臨時猶有不得真數者至於
擊劍騎射之法無不各臻其妙從之遊者甚多
雖談說應舉藝文未嘗不本之身心道德經學
雖主宋儒然猶參之漢注如十三經疏者無不
究覽而三禮春秋尤其留心著有春秋論禮則
以王鄭之說不可偏棄會起廢兼補東宮員缺

十餘人而唐子不與焉東井左鑑言之內閣失唐
殊不愜衆望已而內旨不允再推因而及
之得為右春坊右司諫其實乃予言之東井而
東井言之內閣也至京則向所交遊者名半凋
散世所指八才子者獨少二人仍相與繹舊業
正新知共諸友俱有益而其戒予不當着慕止
予不出醮銀及稱予覆疏的確迄今何可忘也
俸薄而用不足官閒而樂有餘不但辭受不輕
雖一拜往返之細亦斟酌可否而後行之名既

高而心愈下年漸長而操更嚴同羅念菴趙浚
谷上封章請朝 東宮因以激 上之怒以為
意在刺朕閣臣又有身首異處不足償責揭帖
事勢似不可測矣予為之多方求救如崔京山
等不遺餘力因 召見言及之 聖心本無他
章留二十餘日始批下俱奪職為民再還鄉而
窮愈甚父子兩宦多年止增田百畝入窮返本
所謂霜降水涸天根乃見也用是參透世情節
忍嗜欲以培養性源久之此心凝靜百物皆通

今人未免苦窮未免粘帶未免捧引苦窮則靡
所不為粘帶之根固於中捧引之勢搖於外處
則躁熱仕則貪婪無一可者矣嘗欲得一民一
社自效其能而竟未之遂間居每以民隱者憂
其論均徭不欲舉行新法十年一役雖極重百
姓無不甘心一年一役雖極輕百姓無不怒目
盖零碎苦楚难受也以至大戶之詭計官戶之
濫免其說甚悉而尤長於計筭糧數區處災傷
主計者之蠲災率十裁而為七牧民者之上災

率七溢而為十水旱不可不存恤而兌運又不
可減免於是輕齎之法以米折銀民止須一
石之輸而國不失一石之入蓋此法於不可減
免之中而寓可以通融之意不必制其正賦之
盈縮而但制其腳價之有無不必裁之以豐凶
之歛散而但裁之以本折之低昂一無損於國
萬有利於民武進一邑歲該僱運五萬四千有
奇此入於國之正額本色正耗水腳平米七
萬九千有奇折色銀九千有奇此費於民之羨

數漕運百萬石有輕齎四十萬以待四方之水
早來告者江南米賤而京貴若取銀江南而散
給北軍則南無遠輸之費而北無賤糶之困矣
此甚有益地方因詳書之性好遊好靜常避人
居宜興陽羨山中有得於心靜居亦遊也遊亦
靜居也過昂亭遇盜竄身於江生平不善浮水
然得不死亦奇甚矣怪遍歷諸名山其在武夷則
為與道巖撰乃翁行狀非浪遊也嘗言人用
之不敢以隱不用不敢以求其為部主事也予

予以書讓之曰此一起官頗紛物議出非其時
托非其人若能了得一兩事急之歸山心跡庶
可少白於天下不然將舉平日所守而盡喪之
矣唐子得書不以為忤第言行止非人所能聽
其自至而已兩次復書終是媿讓其云不又謝
政相尋訪於泰山之下遨遊乎蓬島之間亦是
泛泛套話其意必以為年且長矣不際此一出
後恐無時又佛肸欲往之意也豈知其終是不
可哉已而由主事歷陞職方司郎中朝議以薊

鎮邊垣東自石門寨西至鎮邊城延袤二千餘
里又京都陵寢關係非輕鎮兵缺少欲行招募
選補分區設將操練禦防題奏允行久矣每遇
防秋輒稱兵寡且弱多調邊軍糜費司農告急
議將降勅遣一部屬前去經理行令總督王忬
督同鎮巡等官歐陽安馬珮責成總副叅遊守
備提調把總等官揀選精銳分別竒正一切方
略詳細具奏定奪衆以唐子留心邊務堪以差
委遂領勅書關防星馳至地方會同山海關

巡閱御史王漸從石塘嶺起東至古北口墻子
嶺馬關谷又東過灤河至於太平寨燕河營而
止凡為區者七又會同居庸關巡閱御史蕭九
峯從黃花鎮起西至居庸關鎮邊城而止凡為
區者三總兩關十區之兵原額九萬三千八百
九十五名見在五萬九千六十二名逃亡三萬
四千七百六十二名此外更有天津河間等衛
春秋兩班官軍二萬二千二百八十二員名又
有大水谷白羊口曹家寨遊兵九千名致弊之

端兵之缺額其故易見兵之不練其實難尋救
弊之策補兵獨易而練兵則難專倚邊兵不練
土兵誠有如聖諭者十年來謂在練兵不在
增兵者惟有總督楊博一疏而已漢光武以漁
陽突騎定天下唐之藩鎮專兵而盧龍一道常
虎視河北古所謂其人慷慨勇悍而沉鷲者也
今乃瑣煥綿緩靡然有暮氣之頹惰而無朝
氣之精神就而閱之疲卒朽戈十常七八力士
健馬十絛二三其於五陣分合之變五兵長短

之殊不復講習久矣老羸未汰紀律又踈守猶
不足戰何以堪其間伉壯可用者惟各關塞夜
不收千餘人及三屯建昌兩營古北燕河兩區
巡撫標下民兵射手數百人薊在畿服之內百
餘年來止有熟夷小警至庚戌年以後北虜諸
酋合謀入寇其禍始烈矣於是條為九事上之
定區帥以分練明賞罰以勵士雜邊兵以同技
而選鋒夫練火器則九事中之尤緊要者也而
通水運便傳漕亦因時言及之奏入多見施行

浙江舟山地方久被倭奴殘孽負險盤據咎在
人玩兵疲不曾大振兵威協力督剿雖節被當
事諸臣殄蕩但方屏息於此旋復馳驚於彼禍
本已深急難撲滅况又水陸兵將不肯同心文
武庶察亦無決志海防地利設險未周歲久日
多人情滋玩兼以民窮財匱供億維艱本兵題
請宜特差部臣一員肅將明命速去經畧以
為安攘之圖查有本部郎中唐某生長江南久
知夷性且又素曉兵機近奉旨查閱薊州兵

馬兩關振飭即收堵截大虜之功相應復遣仍
給勅前徃浙直等處會同督撫等官督責大小
將領并兵備有司遵奉 嚴旨先將舟山見屯
餘孽設策削平中間有兵將司府仍前怠慢不
共濟時艱者即行叅奏以憑處治及將繫關海
防處所或選士掄才或增兵易將群策群力並
集兼收凡百戰守機宜周詳具奏以備 上裁
未久即陞右通政同尚書胡宗憲經畫兵務已
又陞僉都御史巡撫仍管前事未及來歲春汛

之防預為經久可行之計其所條諸事似尤精切
切禦海洋而固海岸圖海外而別人才定軍制
而足軍需復舊規而鼓軍氣至於早定 廟謨
則其說愈是而其見獨長二十年前並無倭患
今忽有之須求其故古云兵久則變生近日吳
淞定海之間水卒呼糧扶官縛吏則民變之漸
矣蘇人素怯今亦燒官寺劫獄囚閔然一逞則
兵變之漸矣况憑倭導倭自為倭者可勝計耶
惟願大小臣工畢上其議仰求 祖宗以來招

懷撫諭之由背叛殺絕之略如何可以永斷其
路如何可以潛消其萌苟以利國不必為身家
家顧慮苟可以便今不必以成說拘牽是在
聖明從中獨斷毅然行之不然則雖百戰百勝
猶不勝也况非必勝耶至其分別來船去船功
次則更為確論水中首級一槩以十五兩行賞
不知打來船之難十倍於打去船也去船殺人
劫財已滿其款殺一賊止是一賊若殺來賊一
人却全活數命若題破得來船真倭首級者雖

不同之陸地首級三十兩量增銀五七兩則爭
打來船者衆而賊之登岸者少矣其與嚴介谿
父子往復十簡固多言及禦賊事刻在奉使集
中見者多不欲讀之奇謀偉畫未得盡展而天
遽奪之速矣嘉靖庚申四月望後得其起後第
三書索善識風雲占驗之人及予詞曲與李陽
永篆書并元朝經世大典軍務倥偬留心占驗
有閑武事者可也而猶旁及文事向也計其書
乃三月念又八日付封四月一日發行即日竟

以蠱脹舊疾卒於揚州舟中猶其母也生則正
德丁卯十月初五日至是年五十四柘山田頊
嘗恐其不過四十相士有謂其四十六且死者
以其數則過矣以其德而宜壽則未也本以天
性剛方而又問學克養使壽至耄耋事業寧止
於此有問其為文者則應以始尊秦漢繼好宋
唐必須完養神明以深其本源浸涵經傳以博
其旨趣獨存本質盡洗鉛華透徹光明委曲詳
盡雖從筆底寫成却自胸中流出如說家常話

而作家庭書所謂見理明而用功深者乃始得
之也有問其為學者則應以必先不為習氣纏
繞不使欲障起滅好是懿德好仁無尚真消息
也終日如愚終日忘食實功用也已將舊時伎
倆見解一切抹撇清明中稍見標影原是靈明
混成者以為有物則何思何慮不覩不聞以為
無物則參前倚衡瞻前忽後三代人才皆從心
性上磨煉故其叅贊經綸之業不出戶庭而得
之後世反躬自得之學不傳而攻辭雜禪之徒

紛出矣唐子以此為文為學宜乎有用於世而
亦有名於世云嗚乎人徒知唐子之進道匪懈
不知由其父教之而後有以成其學也知唐子
之適世無悶不知由其父安之而後有以樂^其天
也知唐子之應用無窮不知由其父作文之而
後有以善其政也非是父不能生是子非是子
不能承是父唐氏世胄其永昌矣子一鶴徵序
生能讀書肖其父女一邊白啟京所著荆川集
十二卷所輯名賢策論及左編等數百卷俱行

於世同時數子惟唐子為大中丞稍得行其志
歿有諭祭葬予自良朋之喪文行進寸退尺而
唐子今為枉尺直尋矣鶴徵以行狀求洪芳洲
以墓誌求趙大洲傳則羅念菴而表則予予以
少洲之意亦惟作傳其三文俱未之見而念菴
近亦作古人矣予當又為之一傳也

雲 廣 洪 都 御 史 傳

先大夫綠原府君在學日有忠厚名善說書兼
善時文雲 廣 洪 公 得 於 熟 視 之 餘 以 為 諸 士 中

有文行如此者謂非吾家子孫輩之師友耶故
其子之年相若者則納交幼子及孫則受業於
門李族或有差役不平遇便即與縣主及佐貳
轉講得其力為多及先大夫舉於鄉而公已先
逝感其知愛將會試致一祭而後行家庭嘗言
其居官事予時尚幼不能悉記其奏稿為內鄉
柴尚書借觀未還嘗托其親友索之不可得塋
日值流賊擾亂倉卒弗克作墓誌銘三十年後
邑人秦峯陳尹始撰次行狀又二十年後予乃

追念舊誼為之傳曰洪公諱漢字天章別號雲
戶曾祖大隱行甚高祖士中父讓俱贈通議大
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母李氏妻司氏俱贈淑
人幼入縣庠以講書見稱縣尹張慶政暇每早
召至後廳講近午方出給之紙數甚多父以貧
學官家居即鬻紙買酒肉招呼喬朱二致政同
饗歲不止十餘次巡按於鄉試後即出巡至章
意將為其鄉人報復蓋其鄉人有先任縣尉者
眾秀才曾在上司處發其奸而罷其官三日下

學撤籤講書方展書即斥出跪於二門外如是者凡五六人公揣其意在背講因密告長教若奉善講者則以吾名應之已而奉及即至書案前照常禮畢稟講向書巡按厲色曰講中庸總吐一句即怒曰誰教爾講首章熟易者衆連聲速其跪伏公不少動巡按乃命講八引詩此中庸卒章最難者公先朗誦大經一遍然後貼註詳解有節奏有理致承上起下處更有照應人在堂中聲徹學外譬彼善歌者初慢而悠中急而高末收聲和

緩有歸宿巡按大喜謂此生曾入試場否應以入而闔學偶乏科巡按笑曰有是人而不取作解首主司可謂無目矣且對書講書何難如應試亦將携書耶讀書竣時乃儒生分內事顧惡有司之不遂其請也厚誣而力去之本欲有所懲戒有高士在中吾怒無所發矣問有司曾備紙筆無有司對以花紅亦有之俱取來賞此生父得藉此宴客喜不自勝成化戊子鄉試畢放歸待揭曉先一日往公展轉不安寢者終夜父

云吾命合困窮也滿擬今秋中選今不安如此
必是文有差池耳公言初終兩場俱如意止是
一論不稱公命一一誦之側半聽左耳聽之聽
畢顧謂內人作速造酒論雖稍不及平日場中
安有七十四篇如此者耶據四書經義及五策
可中二十五名後二十名以前榜出名在二十
七亦竒中也壬辰第進士丁外艱服闋歲丙申
授工部都水司主事管理濟寧開河值天旱水
溢權豪往來任其啓閉公嚴立法禁衆懼無敢

肆行者三年考滿階承德郎父母及妻皆得
勅命庚子改司虞衡監稅荊州竹木徵取卒恕
商民德之甚深辛丑陞本司署員外郎巡清五
城街道點視九門城垣軍器小心職業朝暮無
違天壇之旁逼近御路秋水泛漲衝一滩廣數
十丈深三丈餘中官有惡之者將以此中之次
日午後駕出同事者急不能為謀公即速集
搭絲匠用杉木為棚鋪以板而覆以土扈從中
官乘其勢而不得問之人而知其事乃服其才

而認其母為母將行禮日公托以有急務他往
教其母勿答拜中官曰豈真生母耶直受吾拜
不一舉手是必有使之者追悔無及公以是得
高名後又監修大慈恩寺工完陞賞乃其故事
同事者欲援例乞恩公曰以文職修寺不能諫
止復因之得官豈不貽笑後世衆乃壬寅六
年考滿階奉直大夫父母及妻皆得誥命甲辰
陞都水司郎中朝議以漕政廢弛簡命風厲
人員清查公同御史謝文往焉遂條陳十事上

之而糾治貪婪武職選補老幼運軍及處置造
舡事宜興革一應利弊尤其赫然可稱者也仍
劾總漕等官弗稱任使者數人後皆更置別用
漕政為之一新弘治戊申廣西缺右叅政以公
才望超補之抵任即為兩廣總督軍務秦都御
史委同陶廉使歐叅將等查勘田州土官不法
事情并會征古田等處猺獞兼督軍餉所至俱
有成效而公謀居先壬子閔都御史仍委公共
陶歐輩再征古田猺獞各領兵馬分為四哨約

同一日發兵陶欲先期公聞之謂同哨歐叅將
曰即當整頓共俱歐欲守約公斥之曰汝不聽
吾言若陶兵有失事機吾將劾汝矣遂併力進
攻果獲首級最衆惟馬總兵馬叅議一哨失利
被害麾下土兵盡數奔逃公急遣人追回撫諭
之衆又告稱絕糧公曰我既在此糧何足憂設
法水陸並運軍兵萬餘無苦饑者荆竹嶺撞賊
千餘標掠斷絕行踪公共劉僉事遠經其處分
守康叅將謂曰當由水路潛行陸路必與賊遇

係非輕公曰朝廷設官專為地方今道路

不通三月矣吾輩若再退避道路何時可通耶
遂毅然而往賊勢果熾乃遣驍勇數百騎為前
鋒繼以步兵夾擊之公亦親御戎服鼓舞士氣
以督其後賊衆登山望見人兵壯盛遁去路不
復梗矣永福地方有獯屬八百餘人占據民田
鎮守副將已發兵二千任劄將兩月計無所出
公因授筭與劉選委洞曉夷情者先行賚文推
誠撫招仍耀兵揚威以懼之夷皆退散田乃復總

總督衙門以其奏聞蒙上給賞綵段銀牌仍命捕捉前殺總兵叅議賊首解京公詣其地幾半載設伏出奇生擒六十人械送總督軍門發下按察司監候賊穴地處去不知所之司官俱以罪黜而公以丁母憂迴籍襄事如礼執喪盡哀先是葬父亦如此始終一孝內外咸稱之丙辰補江西叅政尋陞四川右布政使在四川善^政宜入芳名出衆撫按及兩京科道薦章連上大用不遠而入望攸歸古田猺夷復叛都臺

臺因奏公向在廣西日卒賊有功未蒙陞賞乞即特加褒獎以激勵後人欽賜大紅織金雲鶴綵段衣一襲差後軍都督府經歷賞賞戊午陞陝西左布政使不旬日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叅贊軍務公至大同訓練軍馬脩築墩臺措備糧餉撫軍恤民糾治權奸搜剔蠹弊風紀振而邊境肅然非舊日比矣上疏極言便益地方八事而增守備以專責任演神機以期實用置方田以遏胡騎寬住俸以惜遜官尤

為八事中之切要者也荷蒙 恩典錫之三品
誥命前所謂通議淑人者乃因此得之耳年逢
荒旱人懷隱憂公遂親製禱文歷數已罪遍詣
應祀神廟竭誠懇祈不數日大雨沾足士民歌
頌以為真心感應如此白晝星隕朔方墮地有
聲援經據史占知外夷內侵又重陽祭旗焚紙
火墜總兵首衆軍士兢撲滅之是亦不吉之徵也
乃痛加脩省嚴整武備復具疏以 聞未幾虜
果大舉入寇乃設兵待之總兵居其中遊擊居左

叅將居右攻中極力抵却不記是左是右三千
人無留者其一以三大砲擊之虜不敢前鎮守
太監及總兵等倚恃中貴及世胄不聽節制方
略以致失律喪師公遂引咎自歸連劾失事人
等奉 朝命取公迴京聽用所奏下法司勘問
得寔各抵重罪惟太監改調陝西鎮守公因先
在工部觸忤司禮監又以邊事論及中官其同
類儉入忌之朦朧叅作迴籍閑住名色公論大
為不卒有以白灰大書詩句於 朝堂者恐防

內外共勾連閣老何如太監權三處失機三等
罪一分奉事一分錢陳堯重賄翻留職洪漢無
錢却官善惡終來還有報好將消息問蒼天詩
雖出韻不論也都給事中任良弼等御史張
津等累騰薦剡稱公才猷素著宜同尚書周經
侍郎許進都御史雍泰起用以盡其長忌者猶
存竟不之報正德己己薦如前不報亦復如前
其在位也世方冀其大有所為以福天下尹恭
襄每遇章入即問洪天章安在在有以見任大同

巡撫應之者尹言不又歸矣其能預知入功名
又近大小事多類此然尹之罷也東方宦京邸
者連名上章申救各被降謫公獨不盡題亦機
警有先見者矣庚午二月尚未有恙一日忽召
子孫至前語之曰爾輩可為我具棺槨製衾衾
不久將還造化舊物再旬日果遘疾月餘猶自
櫛沐觀書左右恐其勞倦取去其書即怒復還
乃喜延至三月十日正冠飭服就榻危坐會大
風驟起天地黑暗衆方驚懼而公乃告終因官

寺勢焰方張任邊方巡撫者多逮去罰糧公自以正直憂疑乃至如此生正統六年二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次年辛未葬於城西南十五里祖塋曰貴曰貞曰貫曰賢曰贊曰賁其六子之名也一三三五俱庠生四醫學訓術六省祭曰文曰京曰方曰乾曰意乃五孫之名而庠生縣丞則京與方也公性剛才敏貌不踰中人而心雄萬夫自筮仕以至就閒功業行誼海內共推惟是英氣太露機心不免生卒以彈劾及勲感賢

智先士夫未嘗遭一蹶之挫所以後裔衰微而肖子先亡耳嘉靖丙申提學陸欽纂修山東通志以其素履收入人物志中又從縣申請祀於鄉賢祠嗚呼公生而不能享大祿於朝歿而得永祀於其鄉孰謂上無天道下無公論耶大抵一榜而有兩同名必一盛而一次公是榜有兩洪漢而徽州字朝宗者名位不能及然亦不但壬辰科為然如永樂乙未有兩葉恕宣德庚戌有兩王復正統丙辰兩李春景泰戊辰兩張瑄

而兩劉瑄兩楊宣俱在辛未一科天順丁丑之
王道成化丙戌之徐霖己丑之鄭宏甲辰之王
溥其在弘治則癸丑曹瓊丙辰陳言壬戌魯鐸
正德年辛未王璽辛巳王朝用而丁丑則三張
淮或云靳介菴通賄為之也嘉靖丙戌壬辰戊
戌辛丑四科同名者張守約高節章煥陳善餘
雖不能悉知鮮見官爵歷年相同者然位無崇
卑任無久近惟能不媿於心不負於職斯為可
貴耳若洪公者豈非千百中一二入哉嘗讀古
今同姓名錄疑其或不盡然由是觀之乃始信
之矣

康王王唐四子補傳

初予欲為康王王唐四子作傳屢次致書其家
索其誌狀不可得恐終不可得也遂據平素所
見并刻行文集漫然為之乃後各家陸續寄至
對山誌則馬谿田狀則張太微漢陂誌則其所
自撰而狀唐荆川者乃洪芬洲狀王遵巖者乃
其弟東臺也與予所作大同小異且有不及予

詳者獨荆川事多所未知以其歷官政蹟林下
人無由與聞耳今四傳俱本誌狀直書皆前傳
中所未備者而唐傳則用洪狀獨多雖云補傳
自唐之外所補亦無幾云康對山既舉會試對
衆嘆曰鄉試讓吉時會試讓魯鐸若廷試復讓
一人則真棄物矣已而果然衆始服其言忌者
假以國老文為其所作就正於對山對山不知
從而批抹少存者忌者呈之國老諸老咸惡之
矣一日瑾令所親密者致意對山曰主上欲

以汝為吏部侍郎對山答曰我服官纔五閱歲
矣自來翰林未有五歲而陞部堂者請為我辭
之事遂寢瑾因深嫌其不附已文選郎張綵之
來京也對山謂之曰我輩方來去而不可得君
又何來耶綵云我見械繫御史高胤先恐慘禍
相及不得已再出耳無何綵為吏部侍郎對山
曰不來懼禍既來受官曷若托病告歸耶吾畏
驟而懇辭君獨不畏而冒受之將來不知死所
矣及瑾坐反連綵下獄泣語同獄者曰悔不聽

康子之言先是綵與瑾情投氣合駿之有進用
之勢偶與衆士大夫會飲盛稱靈寶許太宰之
才德對山亦在座中對衆再三祝曰只要常之
如此逆料綵將為尚書必有排擠之意未久果
與瑾同謀遂許矣謝木齋見知於 敬皇子丕
為編脩有名焦芳同謝在內閣子黃中同丕居
翰林名出其下兩姓各樹黨相 標榜焦欲引
對山為助一日置酒厚請對山至則滿座皆邪
媚人也因大言曰此為排謝招我耶座客皆媿

服而忌之者由此益衆矣居嘗言為官化民為
民化俗欲化民俗先自族黨始故于族黨之長
者敬之幼者育之窮困者周給之數弟兩甥顯
達成名皆其教導之功每出奇論驚人道以無
定為真學以適用為是文以達質為良在三代
罔有不同至宋則執一以為道訓解以為學凡
冗以為文論其學則有適其用則無談一身之行
為似是救國家之急難則非也 只觀乎此非
振古人豪耶數次援入於死地弗望報也而獲

生者反造謗焉因為差人辭及中山狼傳而後
咎有所歸矣嘗病武功貿易之寂寥也乃於城
東神廟報賽數日間樂工集者千人商賈集者
千餘人四方賓客男女長幼來觀者數千人對
山乃約里中壯士數百人戎裝臨之時有大盜
欲行劫而不敢發來者無不既醉且飽其才畧
施諸細事類如此使獲大授其勲業詎可量哉
異時商人集盤屋盜至衆莫能支遂大掠而去
觀此人足知其能矣王漢陂之為檢討也受知

於晦菴劉公弘治戊午值

仁智殿災獲奉

勅封母妻俱得霽恩父以見任故不及也壬戌

廷試進士充掌卷官乙丑為同考試官甲子請

告歸省父母

賜寶鏹千緡會孝宗敬皇帝

寵馭上升纂脩實錄部檄催取入館聖駕謁

孔廟充陪祀官丁卯六年考滿次年充經筵講

官慶成宴得坐中左門己巳進呈實錄有白金

綵幣之賜兼宴於禮部進講經筵觸忤劉瑾意

前此衆翰林見瑾長揖不拜瑾方嚙之蘭州段

吳久欲橫飛直上恐群賢之先己也乘機投隙
與其素相搆結者吏部侍郎張綵焦內閣子黃
中以群賢姓名達之瑾曰此皆王九思類也乃
以纂脩功調十二人於各部名為擴充政體綵
注漢陂文選將以凌之也未久三人交敗綵嘗
謂漢陂曰敬夫之轉部屬知之乎吳與黃中為
之也黃中亦謂漢陂曰綵與吳為之也吳獨無
一言其後考功缺員外郎文選郎中廖廷臣言
于劉冢宰曰王主政在翰林歷俸垂九年豈宜

久在諸後進之下須陞實授員外乃稱庚午文

選郎中員缺四司員外實授者惟漢陂一人遂

轉文選郎中李西涯廕子監生兆繁赴考科舉陂以

衆人遇之不肯阿意置之首選西涯深恨之

及瑾誅謂其心腹給事中李貫曰瑾黨九思惡

得無劾遂誣以因鄉里而列要地降謫壽州同

知嘗攝州事理詞訟備流賊監收軍儲倉糧頗

為省費尋收武卒衛兌軍糧前此官胥侵漁須

三千石方滿其數其實千餘石足矣因之減其

多半百姓賴以少甦諸生從之遊者賀壽性敏而家寒為之納室兼有所濟整屋王元凱新任兵科給事中會天變糾彈庶僚無故謂同列曰如九思復用則朝士空矣遂劾以假調官而汚選法時楊邃菴為冢宰復本言其已經論列合無留用以圖後效西涯不從下報曰着致仕去嗚呼果有汚選法事瑾敗時其誰能見容彼元凱者何從而聞此言何故而為此事也辛巳今上皇帝即位詔京官降外任致仕者仍照原

職致仕戊子追崇禮成詔京官五品以上年六十以上致仕者進一階壬寅同鄉人脩潞河石橋成生卒雖負氣激視權豪却不敢侮慢於宗族不忍欺凌於里黨遠邇交遊克全終始大小有司不言短長自蔣少濟御史外有霍渭厓王晉溪劉松石三尚書論薦或請量加職銜以優耆老皆不報王遵巖之在吏部也時則渭厓霍公為少宰原以議禮舊臣甚為主上所眷注進退才論議錯出屬員多不當其意獨倚重遵

巖事之共之商確所謂權貴人者既於遵巖有
宿憾九部議不合輒疑為所間阻同列為霍公
所不當者復忌其軋已悉力排之謫判常州江
陰大姓以其署印繩之以法也造為飛語聞之
上司上司諒其素行無可汗巖第言其更張大
驟而已及陞南部閒散乃發宋儒之書盡讀之
有味於歐曾之文以為世人談文皆卑宋人而
尚班馬殊不知善學馬遷莫如歐陽修善學班
固莫如曾鞏者是歐曾之文蓋原本經傳史漢
之豪一變而粹者也以此自信凡有所作不出
二子家法詩亦以盛唐為宗雜出於晉魏風雅
音趣玄妙音節冲融不專守唐人字句而模寫
變化遠矣其在江西罷官也不但有使之者有
故相方以權焰為縉紳輻輳凡吏於其鄉者皆
曲意取容遵巖獨漠然不顧遂至不免耳仕途
既已早廢而宦跡所歷遷徙不常又不得專於
其職故凡所款為皆未及究其用然亦其廻翔
中外日久故充養深沉有悟於性命之精微顧

視其昔日所為皆查滓形迹今始融釋剝奪以復完其本真雖聞免官之報無幾微悔沮不卒意惟以士君子操行存身自有真貴不在區區塵榮以為涼艷也又自念進雖不見容於朝退將有明於野乃取六籍以來上下數千載凡藝圃所列皆咀其英華誦其閭奧故其所作渾含古雅冲澹紆餘而光晶閃爍變怪百出尤長於叙述表記之体使讀者欣躍忘倦而其入其事宛在目前又操縱闔闢惟意所適視初尚歐

曾時又不同矣殆天之所畀以任起衰之寄非人力可幾也吏部時以不附權貴而有毗陵之謫江西時又以不奉權貴而有叅知之罷在仕途大節始終皎如緇涅不可加薦者謂其文學裕於政事才略宜乎緩急有豪傑之氣而養已純有經濟之才而識尤遠談者皆以為知人而主者忌之終於擯棄不復錄耳居鄉能篤孝友之倫而倡詩書之教雖被群小搆誣畢竟不失為全人云荆川唐子之居吏曹一以清苦自持

而以進賢退不肖為急同年及朝覲進表官至
京者率有折帕禮曹吏受之不以為異唐子始
却之有行取知縣其人本賢者也無力通關節
又曾觸忤鄉貴假以行查錢糧故淹滯其期使
不得與科道之選唐子奮然於眾中昌其言賢
得授言職撫按保本其中有不才者復昌言其
當黜已而有他本至果黜唐子之所謂賢乃當
道之所不喜其所謂不才乃當道之所私厚於
是堂僚多不便且畏其以清相形會改翰林遂
得為編脩意實外之非進之也校對訓錄將完
不欲受陞賞又族子有會試者迴避考官因
上章告病是時羅峯張公當國常欲引而近之
而唐子以遠嫌求去愈切竟擬以原職致仕公
論咸為不卒而唐子則以為固所當然今次抵
家及再罷宮僚也或居宜興或居陳渡在僻遠
市城一意沉酣六經誦讀諸子尤留意國朝
典故律例之書旁及天文地理兵戰射法一時
技術文學之士踵至於其門即身與之印證教

習必盡其長乃已蓋其天性甚敏而濟以勤苦
是以無堅不破於書無所不讀亦無所不精於
藝無所不究亦無所不能自經術正學詩文雜
學之外尤長於筭曆兩家自謂得之神悟已有
筭法諸論刻行矣曆則合唐一行郭守敬之說
而參之西域曆亦自謂唐郭之後一人而已惜
其未成書也會倭夷入寇江南大騷侍郎趙甬
江以視師至得專薦士夙知唐子之才且同年
進士也乃同今吏部尚書胡栢泉聞於朝起
唐子為南京兵部主事以其父有懷翁服未闋
不就尋改職方員外郎堅卧如初周尚兩御史
以書勸駕兼上疏奉旨促行親知皆勉其勿
為已甚唐子亦自以罪謫之臣共山林處士進
退得自由者大不可同乃至浮梁謀之羅念菴
勸勉如衆于是強意就道抵京未幾即陞協司
郎中去國十八年至是始以武事復用差徃薊
州查勘邊務北虜歲為邊患而古北口潮河川
去京師道徑虜徃徃從之入故薊州歲調邊兵

防禦朝議以訓練土兵其職也而乃調邊兵糜費糧餉非長策唐子遂跋涉山川校閱軍馬得其險易虛實歸上經略十餘事有北奉使集傳於世舟山者定海一島也倭賊盤據已久地方總兵等苟延歲月無有謀逐島外者特以重托唐子方留浙與胡總督計議軍情而太僕少卿之命下矣又以胡公薦陞通政司右通政首謂平賊上計當遏之於海外而海道不熟又不可得而遏之也乃從江陰泛海至劉家汭渡又自嘉興下海泛大洋至緞門一晝夜行六七百里從者驚吐成疾唐子獨坦然不覺勞苦海門乃要害之處原設有會哨官當春汛急時令其往來互應夾擊諸將官既不肯親自下海而哨兵各退避內地賊至第左右影射推調遂致登陸浸淫不可制唐子深知其弊亟登海舟督諸將崇明沙因出篋中絨紵賞諸將拜而約之且戒之曰有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兵艦連亘海岸賊見驚曰江南自來無此備俱登岸而北率諸

將急擊之犁沉賊船十餘隻得首級百餘題衣
器無算人謂自蘇松用兵以來無此捷是時江
北告急督府以總兵盧鏜來援唐子乃留鏜往
三沙而身赴江北之急賊雖敗于姚家蕩而衆
有千餘團聚廟灣勢猖熾於是唐子發淮安
駐馬邏距賊巢七十里已又移營新溝距賊巢
十五里戰敗賊入巢中堅守不復出乃共都御
史李克齋議以南北交攻濟以火器厚懸賞格
令淑浦守備高寔都指揮何本源中軍指揮倪
祿由西大路填溝入叅將朱仁千總苗騰由南
路入以千總沈儒騎兵潛師渡河幫貼仁騰轉
戰又夜遣健卒裹子母砲詣仁營使隔河擊其
船更密令埋樁下流淺狹處斷絕賊船入海之
路迤北通雲梯關以指揮邢鎮圭之管火藥儒
士周需齋將軍砲佛郎機等以俟之黎明諸軍
如約束逼賊巢兩河火砲共鳥銃齊發聲震原
野播毀船摧巢賊多中鉛彈死久之賊出衝陣
遇銃箭回回又復衝頃刻十餘合魄喪氣奪無

復闢志將戰廟灣之日使人覘賊適自北路劫掠歸伏於林莽中待戰合統出我兵後賊每恃此得計預差銳手同青州民兵搜伏賊驚起奔巢衆兵邀截斬首亦多日過午戰益酣巢賊盡數突出青兵少却却亂飛彈矢如雨唐子據鞍整衆而歸賊懼不敢躡得首級及燒擊船隻雖多但巢堅猝未能克將休兵復戰而蘇松兵備以三沙賊勢來告軍門復以書請過江唐子以廟賊將入囊中恐失機會念一身而兼南北之任

不得已棄歸賊已雄據一月而諸將未有一人上沙者唐子謂兵法宜乘其新至飢疲營壘未定破之則我有萬全之利今已噬臍無及而諸將退縮觀望猶如故時態是使柙中之虎復出而噬人也於是嚴督總兵叅將等及所統五軍益以土官之兵魚貫上岸連營數里賊分精銳鏖戰士馬物故相當復選鋒驅衆臨巢賊不敢出會總督以遊擊領五千兵至又以都指揮所募土官二千兵至會兵搦戰而遊擊兵先潰替

畫兵繼潰遂發機銃援救賊衆方旋是役也非藉火藥老營幾不能守前此臨陣皆唐子掇甲當先暫因水泄調養兵備居中運籌而諸將殊不足恃仍復以身臨之分布陣勢或誘兵或伏兵或正兵或左右翼兵以防衝突傳餐食士其期必勝而賊不輕出兵竟掣迴唐子時方陞通政以舊璽書權輕且還太倉以待新命行事諸將官見其去即欲以船共賊送之出洋嫁禍他方已得無事唐子聞之恚甚因冒風濤往諭諸將諸將乃不敢然賊已取民家車箱材木造成小舟將為逃避計唐子已測其情設伏幾擒之而兵怯賊再還巢諸將竟迴內港賊乃乘風雨夜遁去唐子自以三沙不守每用為愧然議者以其冒盛暑共賊相持者兩閱月始賊船之至崇明者二十餘隻非其殲截幾盡則大江南北受禍慘矣兵部論其功居多屢受銀幣之賜又條陳海防九事皆地方要務載在南奉使集中亦同北集傳世矣其鼓舞軍氣尤其自得語

讀者壯之尋陞都御史代克齋以勞故吐血不
已親友方以過家稍得從容治疾為幸而淮陽
方大饑自謂若不速行則新舊交代之期緩期
緩則民之餓死者衆萬一賊或深入其勢必震
驚陵寢即辭家抵任兵荒之久軍書文移旁
午窮日整理不足每至夜分子弟交諫欲其少
節勤勞則斥之曰吾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耳
疏請剽鹽請邊兵請留漕米請討餘鹽銀分委
賢教官下村鎮煮粥食餓者捐俸捐家貲助賑

矻矻不少休又以為地利形勝不親經焉非策
也即於通泰沿海諸處無不周視不惟鄉民不
知為唐子雖有司亦不及知者殊不之罪也
疾發急歸揚州先與諸將訣曰本欲同心建功
報上今不能矣願諸君勉之更無一語及家
事但謂其妹婿上舍左升甫姪孫解元唐仁甫
曰常念吾死有三或死陣前或死海中或死謫
所不意能全軀死於此無所恨矣惟恨作人其
學問俱未成章歆就山中了此功果今不可得

矣命取新席寘之地上整衣起坐而絕天氣方
晴明隱之如天鼓鳴者衆以為異胡公梅林劉
公白川以死事 奏聞蒙給諭祭葬胡公復命
所司立祠祀之唐子為人超脫豪邁不作小器
局其於處富貴貧賤威武如古之所謂大丈夫
者素有之不待學而能其於媿媿牢籠匿情行
詐素無之不待學而去蓋篤於自信勇於任道
者矣家居冬夏惟一青布衣巾履有數年不易
者往來村郭乘一小舟側足盤膝而坐見者不
知其為貴人或遭凌侮同舟之人不勝其忿唐
子處之怡如也夜臥惟一板門冬則置草其上
以為溫父見之淚下以銀三錢買一床共之終
身亦無厚褥病羸借軟褥於所親疾愈仍還之
有自 詩可徵也服闋北上登舟拱手祝天曰
吾平生所難處者獨葬母一事既未嘗有分毫
妄取自今以後必無若葬母之難者可保此生
不改節矣南畿撫按兩院每有創建及脩理牌
坊之餽一切拒而不納常州府庫積所却有三

千金授徒數百人初尚受其束脩之半後亦不受也自始仕即奮然有以身殉國之志見天下無事士大夫雍容文墨賦詩奕棊宴飲高會輒不喜故其自為常閉門讀武經戰書考究山川險易兵馬弱強士竒禽乙致之不倦見者笑其學雜多事卒之南北寇虜交侵搜求武才而唐子始以所長表見矣於歷代史書分門立類各有指歸自云於六經有千古折衷之見有千古獨得之長文則初學史漢後會王道巖於南都

盡變其說意頗訝之王云此難以口舌爭也第歸取七大家文讀之當自有得唐子猶不謂然但素信其才識如其言而讀其書數月後盡得其法方知向之所謂學史漢者特得其皮毛而七大家文真得史漢之骨髓者也後復見遵巖意投語合遂皆以文章擅天下識者謂其文理致精深有發其自得者有見其為人者有占其經濟者有逞其文學者譬之車載物而不為虛飾嘗病世人徒事口說而不知反之本心徒事

閑行而不知得之靜坐徒事外求而不知吾性
中自有玄明一竅必若孔子之終日不食終夜
不寢顏子之仰鑽瞻忽是乃聖賢傳心一脉喫
緊用功處不外乎此使其功業早畢壽年又永
坐老深山或養成玄明一段真景象當有進於
是者然即其所造亦可謂千人之俊而萬人之
傑矣嘗總四子而論之對山之放達獨超衆見
羨陂之風致允合人情遵巖之機警見重公許
荆川之方嚴尤閑世務是皆時行而行時止而
止謀王而王謀霸而霸者也或為入之所排或
為命之所使棄之而不果於用用之而不盡其
才士夫徒慕其名而黎庶不被其澤可惜也雖
然其文章固在也資之以淑身心以光國家以
敷政治所謂神而明之存乎人推而行之存乎
通也

五 十 然 建 直
十 十 其 建 直
十 十 其 建 直
十 十 其 建 直
十 十 其 建 直
十 十 其 建 直
十 十 其 建 直
十 十 其 建 直
十 十 其 建 直
十 十 其 建 直



